

府遣戶曹判書安純問安進酒賜獐及雉又賜獐于留都宗親及議政
府○丙辰命停還宮日豐呈次于積山申商崔士康禹承範等啓講武
日久安穩還宮豐呈獻壽君臣盛禮今若停之則留都臣僚未知其由
必皆驚惶請勿停之上曰豐呈所以燕群臣其來尚矣况此行大氣
和且無欠事宜設豐呈然予上熟不可以處帳殿 太宗曰豐呈奚必
設於路傍還宮隔兩三日設於思政殿令隨駕宗親駙馬及留都宗親
政府六曹叅判已上大司憲等入叅何如崇善啓 上教甚當 上曰
隨駕臺諫亦令赴宴乎崇善曰僉掇制以下未得赴宴五品臺諫不宜
入叅從之○丁巳引見江原道監司皇甫仁于帳殿賜仁及都事李
禹幹等衣○次于多也蓋○戊午 上謂崔閔德等曰予欲明日勿更
驅獸直抵每場院初一日還京何如閔德曰明日只驅寶箴山直至每
場院翌日入京爲便洪海崔士康洪裊洪約李君實禹承範朴信生等
已畫日期又無過歸之故如期即止爲便從海等議○己未次于永平
縣前平○傳旨三軍將帥曰金藏山之驅行伍不齊獸多逸出今年驅
軍倍於往昔所驅之獸減於前日明日之驅宜整行伍閔德曰臣實有
罪○三月庚申次于每場院有人誤食毒菜死者二命兵曹依物故

船軍例致贖復戶又令編諭軍中勿食野菜不知名者○辛酉賜京樂
監司權蹈都事安業信等衣○百官迎于興仁門外還宮○戶曹啓赴
京從事官等賫尚衣院及各司之物貿易回還又置于家不即納官其
爲未便請自今回到義州即同檢察官考其賫去之數及買來物件監
封入京日輒呈手本于本曹分納各司違者治罪 從之○壬戌藝文
奉教張我成均博士權七臨校書郎李從義等上書曰爲治之道莫大
於得人得人之術尤在於選舉三代而上閭師族師論其賢能而升之
於朝司徒司馬考其德行而爵之於官人材之出於斯爲盛降及後世
鄉舉之制遂廢而科舉之法乃行人材之盛雖不及於三代而英雄豪
傑之士多出於其中者蓋重其選也我國家祖述三代實興之道斟酌
漢唐科舉之法設科目以試其才藝立三館以考其心行世系者所以
新一代之科目正一代之士習也今興海人孫策之母初嫁私賤李某
之子逢吉再嫁良人孫興發乃生策策雖非逢吉之子以一婦而兼嫁
良賤其子之不合於選舉審矣歲在丁酉成均正錄黜孫策以清選舉
策不願世累槁鼓申呈 太宗殿下以乾坤之量許今赴試蓋亦一時
之教非萬世之定法也策今又偕計而來欲赴國試臣等竊恐不可以

一時之教忝盛朝之士林也別侍衛趙由智醜穢已著金氏之孫也金氏之事人皆知之故臣等共議不錄其名欲其去汚俗而正三綱也由智不自忖度以兄弟登科藉口申呈得蒙 殿下納汚之恩臣等伏承教下妄謂其兄弟之登科蓋一時執事之所失亦非萬世之定法也苟不去斯人則婦道無自而正婦道不正則民風士習何由而善乎國家之棄此人正猶九牛之去一毛耳古人有言曰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懲勸善懲惡莫過於斯伏望 殿下垂高明之照振乾剛之斷去此二人以清選舉使人人知失身者之子孫不立於朝則人皆惕然自警以改其行士習不期正而自正科目不期新而自新矣命知申事安崇善議于政府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等以爲今讀三館上書令人竦然不可不 兄從之○宴于慶會樓下 王世子宗親及二品以上侍宴大司憲許誠啓臣母喪纔過一期今日侍宴心實未安上曰既是心喪何妨與宴○傳旨兵曹菟狩時三品以下侍衛軍士親費兩具已曾立法而不肯奉行必令奴子賈持非惟兩不及著軍令亦且不嚴自今雨雪日親自馬上賚行如或犯令考察治罪○司憲府啓申槩成揜等拜京官則欣然就職拜監司則憚於出外稱病辭免有違

人臣奉職之意請照律治罪不允○宗貞盛宗茂直等遣人獻土物回
賜貞盛正布九十匹茂直十五匹○正朝使通事宋成立賫來膳寫
皇帝勅諭遼東都司及所屬衛所狀恭嗣 祖宗之大位夙夜寅恭不違
暇逸誠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軍民者 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
天下治而後有以仰副 祖宗付托之重爰自臨御以來惟以安人爲心近
者犯人袁琦因隨侍日久授以內監太監輒肆其狡險欺謾朝廷假幹辦
公務爲由朦朧差遣內官內史在外陵辱官負毒虐軍民恣肆兇殘貪賊
狼藉所得金銀財物動以千萬計人不聊生含冤無訴所在有司坐視軍患
徒懷兢惕默不敢言賴天地不容神人共怒發其罪惡其袁琦等已明
典刑身家俱滅已勅法司檄示天下勅至你等其體朕欽恤之心務隆
綏撫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物者君爲國安民者臣你等勉之必使
軍民皆安於下而無歎息愁恨之聲庶幾盡你等之職而不負朕之委
任你等勉之勿差出內官內史其寄附贓物在官負軍民人等之家許
令出首歸官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同罪有投托根隨內
官內史通同害人者就拿不加釘差人解來凡內官內史所幹辦公務
其合用一應物件仍照例應副不許稽違○癸亥蕪成均大司成李孟

昉啓蕪大司成一國儒林之師表自古必擇人任之如臣者學本鹵莽加以老病不孚物望心實愧赧乞擇人代之不允○以尹愚為坡城君鄭招藝文大提學申緊都摠制○禮曹啓奉常判官朴堧上言舞佾之位考之古賢圖說乃在廟之中不在樂懸之北我朝陳之於懸北階南既失古制矣又地窄位狹無進退作變之理誠為未便今詳樂舞進退之法先儒謂立四表於舞佾舞人自南表至二表為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為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為三成乃轉而南自北表至二表為四成自二表至三表為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為六成則樂亦六變而天神皆降此祀天神圜鍾宮六變之舞也又自南表至二表為七成自二表至三表為八成則樂亦八變而地祇皆出此祭地祇函鍾宮八變之舞也又自三表至北表為九成則樂亦九變而人鬼可得而祀矣此享人鬼黃鐘宮九變之舞也按此四表進退之節即武舞之法也於文舞則未有所說先儒賈公彥以為武舞有四表文舞亦應有四表陳常道禮書云賈公彥之言於理或然又我朝去乙亥年冬親行大祭時提調鄭道傳聞審權近韓尚敬等所修儀軌內文武二舞各為四表相距四步然舞佾在於懸北階間無以為進退之節願依古制舞佾陳於庭中以盡六

變八變九變之儀曹與詳定所同審上項廟庭設軒懸之處實爲窄狹
請從南階加廣九步 從之○司憲府啟漢城試入格生徒姜汝玉述
疑義二道書其已死族兄權約老名以呈請勿許赴會試從之汝玉平日
夢見約老歎曰汝玉汝將爲生負子則未遂平生之志如是者數汝玉
恠之乃有是事汝玉後改曠○甲子受常察視事輪對經筵○集賢殿
副提學僖循等上書曰 主上殿下運撫盈成勵精圖治禮脩樂興文
教大明誠千載一盛際也臣俱以庸材以叨經幄未有涓埃少酬洪造
夙夜忖度莫皇寧處思効愚衷仰塵聰聽竊念佛者本齋戎無君無父
之教其術之賊人心傷世道敗天常殄民類而設淫邪遁之說先儒固
已講明詳盡而我 主上殿下之所灼知明甚茲不必贅姑以惑民膏
財病人國家者言之古今一轍昭然可考韓愈所謂事佛漸謹年代尤
促者實非無據之言自漢以來世變日降其說益肆間有明君賢相有
意排斥而撲之愈熾防之愈沉歷千百年莫救其禍可勝歎哉麗季君
臣奉佛尤謹文殊法會史不絕書講經飯僧動費鉅萬田民盡歸於寺
社軍國難支於經費寇盜陸梁民生塗炭卒致妖僧亂政宗社覆亡每念
前事常興歎息我朝勃興革舊鼎新 太祖大王經綸草昧日不暇給

太宗嗣服熟知其弊革去寺社什存一二土田臧獲俾充軍須 山陵
之制亦不建寺其所以闢異端回世道之意嗚呼盛哉 聖上繼志述
事益加裁抑止置禪教兩宗餘悉汰去通國喪制令設水陸其餘節目
一依家禮蓋將漸次除治必欲并其根柢而拔之也士大夫上體 聖
意喪制不用浮屠者什已三四而漸成風俗我朝闢佛之化超軼前古
奚啻萬萬而已哉今之未盡剷除者誠以消長有漸不可猝變然臣等
竊念千五百年之弊俗去之雖難必世而仁之訓著在聖經苟不當其
可去之機拔本塞源則又安知涓涓不絕成他日之江河者哉竊見僧
徒或稱安居或稱講堂聚財歛粟積如丘陵經歲供億用如泥沙者所
在皆是且臣庶治喪設齋致客婦女上寺漸復舊俗又聞今年二月十五
日間巷群僧大設水陸會於漢江之濱幡幢蔽江鑼鼓振天舟運車載聚
粟萬計以供緇流無慮千萬人以至投食江中以養魚鼈京都男女無貴
無賤爭持果食施捨恐後填委道路如是者累日而莫有誰何之者無
賴之僧益無忌憚褻袂踴躍誑誘愚民欲辦來年之會而四散經營者
亦甚衆矣嗚呼取農夫之粟以饋遊民棄吾民之食以養魚鼈釋教之
有害於王政有如此豈意聖明之時乃有如此之事耶臣等傳聞不勝

驚駭夫我國家 累聖相承排斥異端日消月朘幾至拔去而一朝乃
及鼓舞而作興之成之於二紀之餘毀之於呼吸之頃臣等痛傷之此
風一起其勢駸駸漸不可遏正如火之暫撲而益熾水之暫防而益汎
其不至於前代之弊者幾希矣然究厥所由誠以根本未去終當復生
勢之必至也方今國家忌晨猶設水陸則臣庶之設齋不可禁也宗門
選法尚循其舊則僧徒之出家不可止也邪說肆行蠹費財用皆此之
由伏望 殿下令攸司 祖宗忌辰講求古制恭嚴祀儀臣庶喪制仰
體國家成憲俯取故宰相權近詳節家禮頒布遵行水陸設齋亦令停
罷宗門僧選共議銓注悉皆罷去京外僧舍俾充公廩游手之徒如有
把持勸文誘民抽財印經造佛構寺設會以至水陸齋講經堂安居作
法之事一切禁斷其有違者痛行科罪籍其民財以贖貧乏人其人火
其書使鰥寡孤獨咸得其養實萬世斯道之大幸也夫攘斥佛氏雖云
儒者之常事然臣等區區屑屑而不憚煩者第以遭遇 聖上於千一
之際當事半功倍之時不忍失其機會使仁人志士長吁扼腕於後世
也昔孟子告井地之利於滕文公曰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
也蓋澤被天下功垂後世誠聖帝明王道濟天下之公心不必待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後快然自慊也誠能回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使堯舜之至治煥然如太陽之復明佛氏之邪說廓然如陰雲之解駁則二帝三王道統之傳之續天下後世自有公議矣臣等於茲不勝至願○乙丑受朝參輪對經筵○戶曹據咸吉道監司關啓道內住各司奴婢等去辛亥年身貢請全免收租一石以下者半貢從之○召領議政黃喜曰移設慶源城廷議已久而未斷或以為土地封強受諸 祖宗雖尺寸不可蹙宜固守不移或以為此雖確說然遷都徙邑當順民情今此慶源地本瘠薄不宜耕稼且一邑之民只耕一面其餘三面則畏賊不墾因此居計日艱民之所望皆在於古慶源龍城之地民之艱苦若是不可不徙惟此二論皆近理而難斷予心以為移慶源於龍城以為巨鎮使良將固守民人布散業農築石城于今慶源之基令裨將率兵二三百守城禦變且於賊路築烟臺以候鼠竊則於此二論庶得蕪全矣然予未得目擊難以遙度欲遣卿審定便否然後決之且吉州城基移設之處河敬復成達生所議不同卿可兼審喜曰臣性本淺露老疾俱攻昧於施為况此實國家億萬年無窮之計以臣衰老恐難獨決請與戶曹判書安純同往審定從之○丙寅受常參

視事輪對○判義州牧使李思儉辭引見曰久勞邊陲來京未久遽授邊邑予心未安然義州巨鎮非卿莫治勿憚○丁卯受常參輪對經筵○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等曰倭人邊相亂言之事推鞠已以相猶不服予意相之亂言欲害本朝則死有餘辜若以誇已之功而設則其情可恕喜等曰今看義禁府獄辭證佐具在似難發明宜置典刑然罪疑惟輕聖王之政屏諸幽僻之地禁其出入以保餘生○吏曹啓律學取才叙用之法請依典醫監前銜及權知例滿五十日者許赴四孟月取才已試四孟月取才者年終薦叙從之○戊辰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前朝之季士大夫畜京外妻或並畜二三妻皆謂之嫡國家隨其恩義輕重以別嫡庶今人或有一妻娶妻者其子孫何以分嫡庶乎判書鄭欽之對曰國家已有著令有妻娶妻者即令離異雖不別立教條後妻之子何以嫡論之乎 上曰國家若知有妻娶妻則離異而其子爲庶矣若或不知則何以處之且妾子承重者授職無限品至於赴試何不通論乎右議政權軫曰登科則通仕路而至爲臺諫故不許赴試○輪對經筵○禮曹成均館取生負鄭孝昌等一百人○已巳受常參輪對經筵○左司諫金中坤等上疏曰民者邦之本食者民之天民食

足然後邦本固矣不違農時足食之道也今遣大臣往視城基誠國家之急務也然咸吉之民近因水旱生養不贍又困於朝廷使臣之行宜寬其力俾遂其生當此農月大臣並行則從行之徒非一二支持之人可非一二奔走服事廢農必矣安不忘危 睿謀雖切經度城基何必農時臣等伏望姑停往視之命以待農隙 上曰爾等之言關於事機未可從也正言金叔儉啟臣等非以審定城基爲不可也咸吉之民旣罹水災又困使臣今當農月又遣二大臣則民之困悴甚矣且今雖定城基不可即築請待秋審定築之 上詰之曰今所視城基幾處所設烟臺幾許彼賊經由來路何地賊徒何時出來乎爾等以爲何時遣人審定何時始築則可乎何不顧大體而若是言乎 叔儉曰臣等未知城基烟臺之數亦未知彼賊來路與出來之時但恐咸吉之民疲困敢言耳 上曰爾等之意則美矣然審咸吉道城基今亦已晚爾等執一以請予不可從○命判府事崔閔德禮曹判書申商往審江華城基及牧場之基○庚午輪對經筵○領議政黃喜戶曹判書安純發行賜弓矢○傳旨禮曹科場毋得隱挾書冊已曾立法然生徒等平時不講古文至赴舉時挾冊入弊復如前其申明考察下教曰設科取士將以致

用也今也赴試生徒等非但不窮經史至於源流至論策學提綱丹墀
獨對宋元播芳等科場矜式古文則專不依倣傳寫儕輩所述一切蹈
襲僥倖中科新進之士志趣早陋無足可取自今不習古文抄錄儕輩
所述剽竊披見者令中外教官及掌試之官搜檢考察學中賫持見露
者限一式年場中搜閱見露者限二式年停舉以正學術○辛未受常
參視事刑曹啓亡吾赤見其妻與奸夫相戲刃傷死請論以歐殺上
曰夫婦之義莫重今亡吾赤若無故擊殺則以此科罪宜矣其妻既失
婦道宜置於法亡吾赤之罪無乃過乎刑曹判書鄭欽之對曰緣情則可
愆然非登時殺死故以此科斷上曰法雖如是緣情減等可矣當減
幾等將聽卿等之議而斷之禹承範柳孟聞朴信生許誠李明德許稠
等以爲其妻行惡則當棄之不至於死然緣情減等足矣欽之柳思訥
盧閑等以爲其妻之行甚惡登時殺死則固當勿論今乃扶執歐殺宜
減二等從閑等議○許稠啓本朝儀仗制度不合於古者頗多須磨勘
改正上曰其始制也何所據乎我朝禮樂文物多未備幸賴祖宗
之德國家小康禮儀與樂器稽諸古文質之中朝大略已備豈盡得其
正乎然禮樂自三代以下雖中朝未得其正况外國乎其稽文獻通

考以啓稠又啓科舉之設欲得人才而致用也今聞儒生不究聖學之淵源徒抄儕輩所述急於仕進真儒罕出職此之由宜亟救弊 上曰儒生挾持抄集已令禁之稠曰此則未耳當治其本 上曰講經試取則儒生當自勤學然自古秉文衡者皆曰自聖人之外難公易私試以講論則面對之際徇情行私其弊不小故不行講經稠曰臣亦知其有弊願別立興學之法使真儒輩出 上然之○輪對經筵○司憲持平南簡辭職曰臣以本職得病呈辭歸 江華沐浴井浦萬戶都大平贈以白瑱醢生蛤各一斗真魚四十尾臣受之今憲府劾大平萬戶時所犯臣既受贈安然行公心實有愧請免職待罪傳旨承政院今簡辭職何以處之左代言金宗瑞曰所贈甚微簡雖在京受之不害於義況在浴處受之有何罪手可令出仕不然則還給辭狀待後日改差爲便 上曰毋嫌出仕簡啓身既不正焉能正人况大平之事本府時方推劾臣之就職心實未安 上曰歸第待命○壬申視事輪對經筵○御勤政殿放生負試榜 上謂左右曰每當生負試取之後必曰今年善製述雖復取一二榜非不足也今年何未聞如是言乎無乃不講經書專務製述而然乎許稠嘗言生徒不窮經書故文章淺露數年之後雖教導

之任鮮有能堪者須行講經此則見其一端之言也聖人以下未免私情當講經面對之際或親戚或故舊或權勢之子則豈敢強問乎嫌而強問亦非公心也取人以公爲主講經面對予心以爲未安予聞河崙嘗曰掌試不公必不善終然於後日自通書場中請之權近才德俱高博通古今者也亦請於場中崙與近備知科與之事豈肯請托必欲其成乎但被人巧辭以請不勝人情而爲之也高麗歷五百年專取詞章而人材尚多上國自宋元以來至于今日科舉並用製述非獨我國之所爲也儕輩之述則宜令痛禁講經之法不可復立矣○癸酉輪對經筵○親傳望祭香祀○還給李恪尹處誠職牒○上謂大臣曰晉山君河崙之孫赴試可否曾議于政府議各不一崙於社稷勲勞甚大非他功臣之比而其子有良妻子天幸也欲許赴試然不立通國之法而特令崙之孫赴試未便其無嫡子而良妻子承重者許赴文武科與否政府諸曹同議以啓參判柳孟聞朴信生高若海判書崔士康鄭欽之李明德參贊成抑李孟昉贊成許稠石議政權軫左議政孟思誠等以爲妻子承重一家私事設科取士一國重選不可以一家私事而忝一國重選宜勿赴試從之崙子久無適子娶監察金音之女生子曰

福生音嘗任礪山盜用官物當刺字命險刺字只收城牒其後益啓請
還給○甲戌受常參輪對經筵○金溝縣令金致明辭引見曰汝受註
定之任外叙非予本心聞有老親在全羅授以此職一以治民一以觀
親則忠孝庶得兩全况爾有學問之功守令之職講之熟矣豈待予言
而後知之○召詳定所提調孟思誠權軫許稠鄭招等議曰予即位以
來常以不改 祖宗成憲為心如有不得已之事屢有更改然奴婢之
事未嘗更改但公私婢嫁良夫所生從良之事則大臣多言其不可而
予不允從今更思之公私婢屢更其夫良賤混淆曖昧難明因此不父
其父敗常亂倫若之何則上不負 太宗之成憲下不敗人倫之正道
其各熟議以啓思誠等以為賤者隨母之法亦一代之良規豈為習已
之僕隸而立此法哉蓋賤女日更其夫行同禽獸其所生但知有母而
不知有父此隨母之法所以立也今革其從父為良之法復立隨母從
賤之法則上策也若曰不可更改 祖宗成憲則宜令公私婢嫁良夫
之時各告本主成許嫁文案然後乃嫁則庶合 祖宗之成憲而父子
之倫亦明矣 上又曰建官命名歷代所同本朝都摠制之名始於前
朝因循去革予欲改之更考古典以啓思誠等以為摠制之名誠歷代

所無也宜復立國初所稱中樞院以為號 上又曰予聞平壤府 太祖影殿年久頽圯令正朝使李蕝審視之蕝報云殿宇欄墻悉皆頽毀儀仗祭器亦甚麤陋予心以為影殿不為則已為則豈可如此 太宗嘗曰先王影殿設于州郡固無古制宜勿構河崙啓州人感德思慕而立殿奉祀則不害於義國家立廟州郡以奉先王先后之神不應古禮太宗然之厥後語予曰自我千歲之後州縣毋立廟社信曾於咸興府立影殿欲奉予真容令亟破之 太宗遺教如此古人云遺教雖不義之事尚且曲從况據禮經丁寧教之手 太宗朝所建州郡之廟不可輕革然考歷代影殿有無酌其可否以啓招綢軫等以為非獨平壤於慶州全州亦有之先王奉祀非州郡所得而為之况歷代之制亦所罕見 殿下所親祭穆清殿外皆今革罷思誠以為已成之殿仍舊修補為便 上又曰六曹與漢城府事務實繁堂上有故不仕則事多淹滯欲於六曹加設參判參議各一漢城府加府尹一人何如思誠等以為上教至當况今改正摠制府加設為便 上從之但隨父從良及影殿革罷所係至重予更商量仍召前判書趙末生問以從父為良立法本意末生對曰去甲午年臣為代言一月 太宗御便殿欲立從父為良

之法李叔藩力陳不可 太宗不聽命臣執筆親教立法○義禁府啟
私奴貴金謀殺人律該處斬從之○傳旨咸吉道都體察使前此下旨
今刷北青以北軍案不付之人充定留防軍除咸興以南留防軍今更
思之上項人物於見推之後或有連續流移者况今年疾疫興行人多
物故又厭使臣支對謀欲逃散宜將上項人等或以八九丁或以十丁
或以十一二丁合爲一戶限年蠲免雜役督備軍裝馬匹俟其安接心
合力同然後乃令赴防倘有急變上項新軍官給軍裝率領赴防何如
鄉其訪問便否以啓○傳旨平安道監司今見啓本知各官守令用心
曉諭農書教民耕種予甚嘉悅遍諭窮僻居民諄諄教語以收成效雖
有不遵農書者亦勿加罪○黃海道監司啓今加設侍衛正軍四百名
難以充定本道侍衛軍四十牌內二十二牌則各五十五名八牌則各
五十四名乞依前例以五十五名爲一牌以餘軍一百九十二名又加
八名加設四牌番上下兵曹磨鍊本曹啓上項加設侍衛牌請依所啓
正農時五六月及極寒十二月則各令三牌番上其餘月則各令四牌
番上使其一年一度番上勞逸得均從之○乙亥受朝叅奉常少尹鄭
陟輪對 上謂陟曰庚寅年 太祖祔廟時王后儀仗有陽繖青紅

孟鳳雀扇其數不多庚子年 母后返虞儀仗則多甲辰年 太宗祔廟時 母后儀仗亦少此蓋嗣王尊奉 母后之禮也今中宮儀仗但陽繳一青扇二與 母后生時儀仗無異古人云事亡如事存 母后儀仗平時則少而返虞則多予未知也 中宮常在宮內儀仗雖繳扇可也然移御時瞻視庶儀量加製造何如歷代 皇帝皇后儀仗之數及庚寅庚子甲辰三年 母后儀仗備書 而進予將覽焉○御經筵謂祭贊官權孟孫曰去秋禮曹議定會禮樂章一曰受寶籙二曰覲天庭三曰荷皇恩四曰 聖澤五曰拋毬樂六曰牙拍七曰舞鼓夢金尺受明命 太祖太宗樂章也今皆不列於樂府夢金尺受寶籙 太宗嘗以爲夢中之事圖讖之說不宜歌頌河崙固請只以受寶籙序於樂府夢金尺則未嘗登歌歲已交 太宗謂予曰嘗以夢金尺爲夢中事廢而不舉然更思之武王亦曰朕夢協朕卜今可登於樂府也 太宗之教如此若以受明命爲繼世常事而不當歌頌則荷皇恩亦不宜登歌也且自高麗受誥命印章之君蓋少至于 太宗乃能受之是乃稀世之事不可不歌頌也荷皇恩則雖不登歌可也孟孫曰 殿下即位以來荷帝恩渥古所未有豈可不歌頌乎 上曰若以荷皇恩爲不可廢

則受賦命當序於樂府也今樂府改聖澤爲海瑞者蓋指近日所得青
琅玕也細碎之事豈宜登於樂府拋毬樂則雜技也歷代無不用之今
中朝亦奏雜技不可廢也曲折甚長不合會禮之樂廢去何如其令鄭
陟議諸詳定所以聞孟孫曰海瑞亦并擬議何如上曰歷世無窮如
此之事皆得歌頌則將不可勝記其勿議廢之唯夢金尺歌 太祖之
功德受明命歌 太宗之功德宜當舉行也令陟并議以聞○詳之所
啓建官命名各因所掌之務歷代之制也本朝三軍都摠制府未嘗管
轄軍政名實相乖始於前朝恭讓王時因循未革實爲未便乞罷三軍
都摠制府依國初官制置判中樞院事三員從一品院使知院事各三
員正二品同知院事六員副使八員並從二品僉知院事六員正三品
已上祿官首領官經歷一員正四品都事一員正五品亦依國初例以
他官兼之六曹庶務煩劇參判參議各一人或因出使或因身病事多
淹滯加設參判參議各一人分爲左右漢城府事務亦繁加設府尹一
員三軍加設知事一員正三品僉知一員從三品以上大護軍有武略
者兼之護軍以下仍舊三軍都摠制府軍錄事典史自隸下典並移屬
中樞院命下吏曹○丙子受常參輪對經筵 上謂參贊官等曰自古

祥瑞之物應於聖世今中朝甚喜祥瑞然以我朝觀之則前年講武平
康白雉見於駕前今年全羅慶尚道屢進青琅玕禮曹稱爲海瑞欲作
歌頌奏於會禮宴予意以爲聖人在世而嘉祥應則其爲瑞明矣以予
寡德何能致瑞應乎瑞物之出幸也非應也其勿復言○崔閔德申商
回自江華啓曰今審江華邑城移排處前日擇占古闕基勝於背只平
臣等已尺量立標請依下三道築城例令道內各官分受造築又審江
華府牧場本府雖在島中與海豐通津只隔一江風氣寒暖草木枯榮
早晚節候與京畿公海諸島無異若過冬喂養則備郊穀草及馬廐實
難除已築馬場外勿令加廣於風勝南方沿海州郡依此牧場放牧如
有瘦弱之馬用草料營廐舍喂養孳息下兵曹磨勘本曹啓待來秋依
所申施行從之○大丘郡地震○丁丑受常參輪對經筵○叅贊李孟
明上書曰臣衣纓衰緒擣櫟下材僥倖登料實無學識又於吏術常在
人下幸蒙 聖上之眷願存歷華要至叅政府略無涓埃之補徒速尸
素之譏省循非稱恒懼溢至今復荷寵恩得兼成均大司成驚惶失措
愧汗交恤竊惟兼大司成爲一國學者之師表臣先祖臣穡始爲之自
後相繼者有若鄭夢周朴宜中李詹權近趙庸卞季良皆經術文章爲

世所重者也顧如臣者其於經書訓誥之末尚多不通安敢承向之數
君子而冒居是職乎深懼物議之交騰諸生之指笑也雖欲恬不爲愧
冒居是職諸生爭以疑義問難於前將何以對之此敢瀆宸嚴不避鈇
鉞之誅而陳其下情也且臣氣稟素弱拙於攝生爰自少壯之時常罹
疾疹即今年過六十百疾交攻目甚昏耗耳又重聽事多健忘昧於施
措衰憊至此理宜退休豈可貪榮苟祿以妨賢路以取欺於人乎閑居
自適怡養精情或可延生伏乞 聖慈俾解臣職以全始終之惠不允
○以崔潤德李澄河敬復並判中樞院事成達生曹備衡徐選中樞院
使申槩李皎李蕝知中樞院事李澄石王麟金益生洪約田時貴尹重富李尚興
思訥同知中樞院事李澄石王麟金益生洪約田時貴尹重富李尚興
中樞院副使鄭麟趾藝文提學沈道源吏曹左叅判鄭淵右叅判朴信
生戶曹左叅判朴安臣右叅判崔士儀禮曹左叅判柳孟聞右叅判李
澄工兵曹左叅判禹承範右叅判高若海刑曹左叅判奉礪右叅判申
稽工曹左叅判崔海山右叅判李中至漢城府尹姜壽吏曹左叅議李
競右叅議朴坤戶曹左叅議金孝貞右叅議尹粹禮曹左叅議元昌命
右叅議朴瑞生兵曹左叅議權復右叅議皇甫仁刑曹左叅議李士寬

右參議李叔時工曹左參議盧龜祥右參議張右良金汝趙賚宋頌延
慶張致溫僉知中樞院事○吏曹啓今設同知中樞院事以下職事依
三軍例行職差下刑曹既設左右參議請革兼知事依前例以右參議
分司都官決訟從之○戊寅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遣判事洪師錫
于全羅道護軍朴訥生于黃海道審視放馬島串○詳定所啓守令考
績之法連三中庸劣之徒仍令治民未便請自今連三中者迺差通政
之資國初但五代言左右散騎大司成六曹參議而已資品匪輕今京
外通訓考滿者輒加通政猥濫莫甚自今非有特旨不許加授前此六
曹中惟工曹用箇月殊無六曹體例請除之且各司行首汎從下官之
例分掌所任因此他房公事多不用心以至陵表請各司行首擬治一
司之事勿令分掌且公私月利依律文十分爲率每月取利毋得過三
分年月雖多只取一本一利月利取息之法若行禁斷貧弱者無所稱
貸固不可廢但漢城府受教內百日倍折之法似乎過中不可遵行自
今月利十分爲率每月許取一分且公處月利不可廢也又不可例從
私債姑從舊制百分爲率每月許取二分公私月利稱貸年月雖多只
取一本一利從之○上謂禮曹判書申商曰太宗嘗言江華牧場水

草俱足無異濟州卿今已往審其水草豐耗地形便否何如商對曰臣
與崔閔德留三日反覆看審異於前聞 上曰其地可耕故予以放馬
為未便商曰馬政軍國大事若宜牧場則雖指數里之地豈足為害况
江華距京都不遠司僕官吏往來考察為便然以臣所見水草則不可
謂之美矣臣又見摩利山醮壇甚卑陋不宜祭所且於京中昭格殿祭
之似為煩瀆乞罷摩利山醮禮 上謂知申事安崇善曰佛氏則與斯
道為二其來久矣道家祭星尤不知其是否 太宗嘗建祭星殿于昌
德宮中尋命毀之道家祭星之由卿其稽古以啓予將議于大臣○已
卯幸西山等處觀獵○賜唐人甫甫都乙昏等二名衣笠靴○庚辰受
朝叅輪對經筵○傳旨司憲府刑曹大小官吏公私罪犯覈實後雖無
罪責各其司以為所司之劾未得告課被劾官吏亦欲投閑不肯出仕
因此曠官廢職自今刑曹憲府究劾無罪者諭令出仕其未敢擅便者
具由啓達○辛巳受常叅視事輪對經筵○上謂代言等曰予聞刑曹
獄囚多滯若關係死生者則已矣以不緊所訟久在牢獄冤抑不小其
召刑曹官吏問之佐郎李伯瞻曰近因臺省交坐郎官不齊且先鞠以
獄故罪輕之人或有滯獄者○宗貞盛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六十五

匹○壬午受常參輪對經筵○刑曹啓副司正金昉竊奸安崇直妓妾
金蓮幼學盧懷慎亦與金蓮通昉率僕隸歐打懷慎擊碎鞍子及珊瑚
纓等物計贓四十六貫二百文請依律杖昉一百追徵其物杖懷慎八
十命昉收贖懷慎勿論○傳旨兵曹別侍衛以兩班子弟自願者取才
加定每一番以一百五十人爲額○癸未幸東郊觀獵○甲申御經筵
○召詳定所提調孟思誠權軫許稠申商鄭招等議之其一曰前日所
議從父爲良之法反覆思之未得其要予意以爲 祖宗立法雖未盡
善不可輕改茲法之立專以天之生民本無貴賤而前朝立賤者隨母
之法使良人之後反爲賤人誠不合於天理非萬世通行之法也是故
太宗與大臣深思熟議乃立從父爲良之法是萬世之美法也然至于
今公私婢嫁賤夫所生欲令從良援引良人稱爲親父因此不父其父
敗常亂倫此今日之巨弊不可不救也卿等於前日議曰公私婢子嫁
良夫時告本主成文案然後方許交嫁此議似是而非公處婢子則當
其嫁良夫之時官吏非自己之物猶或聽從若私婢則雖欲交嫁必不
許之各告里正成立文案然後許令交嫁何如思誠等曰雖告里正長
不父其父之弊亦不絕矣從父爲良之法出於重父之義合於天理人

情而天下古今之確論也 太宗革故鼎新以立從父之法誠一代盛典也而奴娶良女所生獨不從父甚爲不通奴娶良女所生亦令從父爲賤以重天倫 上曰是不可也國家立法豈可令僕隸娶良女乎予意以爲一禁良賤相奸如有犯法者依律斷罪其犯法所生皆令屬公無奈使益耶思誠等曰 上教至當然有不通者私賤背主投托於公者滔滔皆是若立此法則私婢樂其所生之屬公皆嫁良夫令其所生盡爲公賤不出百年私賤殆盡且犯法者頗多難以盡治其罪如不得已則一禁良賤通奸其犯法所生各還於主則私婢知良夫之無益於已必不樂爲矣其二曰稽諸古典執政者之子孫不得除授官職本朝亦立相避之法凡有干涉悉皆回避至於除授獨不回避誠爲未便太宗時禁絕奔競豈無意歟予之意此者有日今集賢殿稽古制侍中尚書之子弟不得爲吏者有之予欲立此法何如若立法則當從禁奔競之例定限歟抑從相避之例乎卿等勿以當時執政爲嫌公議以啓思誠等曰 上教至當此臣等平日所議之事也若從禁奔競之限則得人爲難宜從相避之例限四寸不許除授從之○乙酉御經筵○詳定所啓謹按東漢詔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宋制宰執子

第倒不堂除元史天澤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還私第而張柔巖忠濟子弟俱去職是則執政者之子婿不得除授官職古之制也且國家立相避之格每事回避至於除授重事獨不回避似無廉恥乞自今吏兵曹堂上郎廳官負一應相避人不許除授官職兼帶別坐差任其已曾叙用箇滿依例當遷者辭因具由取旨施行本朝之法奴娶良妻者有禁而婢嫁良夫者無禁男女異禁誠爲未便謹按唐律疏議曰人各有耦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大明律良賤爲昏者論罪離異改正乞依唐律及時王之制自宣德七年七月初一日以後公私婢嫁良夫者一禁如有犯令者依律論罪犯法所生男女不可從父爲良各還官主其一品以下東西流品文武科出身人生負成衆官有蔭子孫公私婢子作妾及民年至四十而無子娶公私婢子者不在此限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後宣德七年六月晦日以前公私婢子嫁良夫所生亦不在此限從之○丙戌御經筵○召政府六曹更議良賤相昏禁斷事孟思誠許稠等以爲勿論各品作妾一皆禁斷權軫以爲依前日所議施行成抑趙啓生李明德鄭欽之申檣李澄王崔士儀鄭淵高若海柳孟聞崔海山禹承範

等以爲前日之議當矣但有蔭子孫以上之人雖有賤妾所生從良無
疑若平民之於賤人其尊卑相混且其年滿四十與否亦難知之其相
奸所生從良從賤必未分析請削此節 上曰所議皆近似姑從前日
之議○聖節使田時貴以書啓張童兒今向白頭山野人地面捕海青
而去昌盛尹鳳張定安亦向本國將捕鷹于咸吉道并賫勅書而去乃
野人地捕鷹軍四百名運糧事也 上曰今張童兒自遼東直到後門
所率軍人乃四百也將必運糧咸吉道國庫所畜幾何若輸他道之穀
則其弊不貲處之如何思誠等以爲計本道國庫米豆之數不足則本
道兩班有穀之處以京倉米穀換易支持爲便○丁亥御經筵召謂詳
定所提調曰初作雅樂之時予欲只設於朝儀意未及於會禮乃因申
請會禮樂器及工人冠服文武二舞之器亦令製造勢將不廢然二舞
冠服之制進退作變之節或違於古則必取笑於後與其取笑於後寧
廢而不用欲以童男備六佾舞之何如且唐七德舞者本秦王破陣之
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之曲及其即位宴會
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
忘本也今以受寶籙觀天庭之詞被之雅舞亦猶破陣曲之義也然破

陣曲聲音節奏未可知也且其爲雅樂與俗樂亦未可知也以長短句
俗樂之詞被之雅樂欲其聲韻之和則非獨有疊累之聲七聲之外聲
亦必用之如此則有樂缺之嘆而取譏於後矣况觀天庭之詞與武舞
命名之意不合乎予未知其由又曰摠制李蕝入朝見中國朝儀掌樂
人幘頭綠衫烏鞞衆工人冠狀如覆楹加紅抹額亦用牧丹花一朵糊
紙爲之挿於當額抹額之上衣用青黑紅三色織圓紋紅牧丹綠葉其
圓光邊兒青衣則白連珠紅衣則黃連珠內着之服青衣則紅錦裳紅
衣則青錦裳皆窄袖衣今本朝舞隊職雖五品而流品之外不宜着青
袍樂工冠服亦未便今依中國例舞隊青袍改用綠衫樂工冠服小變
改正何如孟思誠許稠申商柳思訥鄭招等以爲書曰舞于羽于兩階
詩云公庭萬舞降及唐宋之時正至上壽亦莫不用二舞則文武二舞
歷代皆用之未嘗偏廢也臣等生於千載之下徒聞其語未見其形容
今 聖上命制雅樂奏之朝廷以成我朝鮮所無之大樂 聖上但以
二舞冠服之制振作之節未盡合古欲廢而不用臣等以爲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制故二舞進退作變之節代各有異不必相襲今日二舞
振作及冠服之制雖或有可疑者大體合於古則宜修正存肄若以制

度未詳廢而不用則恐有樂缺之嘆而不可謂之備矣願勿用童男六
佾之舞一依古制施行用童男女文武之舞則亦未免於雅俗相雜之失
矣至於舞隊樂工冠服據中國之制改正亦孚臣等之心 上曰文武
二舞大臣皆請用之則其樂章製述及舞隊樂工冠服改造等事更議
以聞○戊子親傳朔祭香祝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五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六

夏四月己丑朔視事輪對經筵○庚寅 上將行夏享率百官詣宗

廟齋殿天陰將雨 上謂知申事安崇善曰若行祭時雨則霑服失容

行禮似難其與享官諸臣議之孟思誠許稠李明德崔士康朴信生禹

承範等以為既以謁廟不可攝行宜亟設幄以備雨若大雨則勿令群

臣陪祭為便 從之○辛卯雨 上冕服率群臣行祭 王世子亞獻 還

宮設飲福宴于慶會樓下 王世子及宗親侍宴遂觀宗親射侯賜諸

執事宴于議政府○禮曹啓赴試生徒每場屋請饋醬水八盆酒三十

瓶從之○上命安崇善議于政府曰尹鳳族人金兩霖回自京師云鳳

屏人言兵部奏遼東牛隻請換事鳳在 帝傍曰朝鮮自來不產牛隻

且國王曾聞牛隻易換之語深用憂慮 帝曰勿聽遼東之奏鳳語兩

霖云勿泄此言密啓 殿下予聞此言深喜欲賞兩霖反思之此言儻

不實鳳後必羞愧處之何如孟思誠許稠崔士康李明德等議曰鳳與

昌盛之間正是兩虎不和久矣今先賞兩霖則昌必聞之以為牛隻事

余之所奏尹公何予焉且盛回還時再三告 殿下云吾嘗力圖之彼

必以為已功况今昌尹同來更聞其實然後賞之未晚 上從之又

謂崇善曰兩霖云鳳言張童兒率頭目四百人往捕海青四五月之後
七月爲始爾國運糧汝其知之予問兩霖曰運糧時使本國人輸之乎
使北方居接人載去乎兩霖曰鳳云爾國載糧置于豆滿江邊北方人傳
受而來此說似謊崇善曰雖未知實否須諭大臣即命議于政府○壬
辰御經筵○司諫院上疏曰設科舉所以取人才明嫡庶所以正名分
一或失宜選用不精而各分紊矣我國家記舉子姓名之時必取保結
方許赴試取士之法嚴矣今李宣獲赴國試其於重選之道何如宣已
至於三品何必登第然後見用於世乎伏望命停赴試以正名分公道
幸甚 上曰今見章疏未知其旨右獻納李師曾對曰宣位至三品雖
不中第自見用於世且嫡庶之分不可不正 上曰汝等之意予尚未知
仍教曰汝等犯不赦之罪勿復言歸第遂傳旨義禁府諫員以李宣爲
庶孽請停赴試人君子孫稱爲庶孽欲蔽塞仕路其鞫情由以啓命安
崇善曰明朝直詣義禁府鞫之即囚左司諫金中坤右司諫權繕知司
諫尹須彌左獻納裴樞右獻納李師曾左正言金叔儉○癸巳受常參
視事 上謂左右曰諫員以李宣爲先王庶孽欲停赴舉予甚非之科
舉人臣仕進之門雖國家重選然宣旣爲先王子孫則其不可停奉

必矣况人君子孫雖支庶不可以人臣庶孽等論予深體 太祖 太宗之心深加眷愛宣亦好學不倦予欲其登第者久矣今乃例論人臣孽子欲停赴舉以爲宣官至三品雖不赴試可見用於時其蔑視 先王之遺體甚矣予欲罪之贊成許稠對曰諫負狀申殆失之矣○輪對○甲午幸幕華館觀射○乙未讓寧大君提自利川來見宴慰于慶會樓下令宗親射侯夜分乃罷○傳旨兵曹水陸赴防物故者復其家一年已曾立法而予未見有啓復戶者此必萬戶千戶等置而不啓其論各道立法以後赴防物故者無遺啓達○丙申義禁府鞫司諫院官吏之罪請杖中坤一百徒三年權繕九十徒二年半須彌樞師曾叔儉八十徒二年從之但減繕須彌樞師曾一等叔儉二等並贖之○贊成許稠啓前都觀察使李貞幹年已七十有三其母九十一歲貞幹每當壽席爲雜戲且自作歌歌之盡心孝養願 殿下叙用率府尹柳伯淳儒林師表滿朝青紫俱是受訓其有功於國家大矣乞錄用其子命安崇善曰後當銓注更啓○丁酉移御 昌德宮○傳旨承政院常參之禮不可廢然朝啓廳狹隘難以行禮欲於仁政殿受常參報平廳視事如何崇善等啓曰此宮狹隘不可備禮姑停常參爲便從之○戊戌御

仁政殿受世子及群臣賀誕日禮○己亥御經筵○前知高城郡事崔值與郡吏李自連盜用國庫米穀遣監正趙克寬刑曹正郎金連枝鞠之○禮曹啓今按服制令庶子爲後者爲其母總亦解官申心喪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杖期亦解官申心喪三年本國父在爲母期行心喪三年者或自求進用或有司注擬除職有違喪制自今除特旨外勿許受職差任以正喪制下詳定所擬議以啓○庚子御報平廳視事輪對經筵○叅贊李益昫上書曰臣性本下愚又無實學誤蒙聖眷歷塵臚仕遂移調元之任常懷非分之憂復兼大司成其爲不合也奚啻如狗尾之續貂也是以曩者不避鈇鉞敢陳下情具書以聞不賜俞音仍命供職如舊此實 聖上憐其舊物不忍遐棄也臣非石木豈不知感然內自省循倍深兢惕備負曠官爲罪匪輕肆煩 天聰再竭愚衷臣年纔十五但習抄集幸中未第向學之心猶切不幸年值十八先父見背當其衰經之中又得虛勞之疾卧床呻吟幾至十年日以拾方服藥爲事不得專意讀書因之學問無成年近三十乃始平復後歷任中外綜治庶務是急雖間或披閱經書不因師授徒自涉獵而已義理之精據無所知至於章句之淺尚多未解以如此荒疎久廢之學冒處師表

之位於臣有愧於學者無益又恐有愧於國家器仗衆材之道也且臣以不才久忝大臣之列多招竊食之譏矧今衰年多疾飲食頓減形氣日以瘁精神日以耗目昏耳聾臨事茫然誠不堪於應務豈可安於苟容哉抑臣非能辭爵祿者也亦非詐謙釣名者也而况逢有道之朝如有才學身無疾疹固當盡瘁死而後已安敢以苟免自安之計仰干難犯之威乎迺遙陋巷仍逃衆謗涵泳大平以樂餘生臣之至願伏望聖慈特回睿鑑察其非僞之誠成其知止之節命解臣職以全大惠不允○傳旨吏曹往者大臣獻議曰各道程驛察訪本爲余害而設察訪等徒費日月曾無畏忌宜令監司考績責効予從其議已令吏曹立考績之法今議者又言使監司考績則牽制於人允所施措必不得擅失於布置之方宜除考績其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禮曹啓監察奉禮及成衆官自中坐次並用下批及入屬先後條令政府諸曹同議判書鄭欽之趙啓生由商等以爲允朝廷以職事散官爲之高下天下古今之通義也前朝之季知印及各司吏典等成衆處新舊之禮盛行不論階次但以差年先後爲上下至今監察奉禮亦不用散官高下實是弊法若復立前朝之弊法則非特有乖於朝廷職品高下之義成衆官新

舊之禮安知其不復如前日乎命從商等議○咸吉道都體察使黃喜等啓一龍城獐項僧架院要光院峴乃賊人來路禦防要衝之地宜移慶源於龍城築以石城割鏡城南都縣以北加屬之於僧架院峴路用土或石築城其人物可通山脊則掘削之又鑿坑坎於其外使不得通行又於時設慶源之路要光峴亦築城開塹又當路築小堡又作軍鋪量定軍人守望以察出入其慶源時設處姑築壁城擇有武略者率兵屯戍可耕之地令當番留防軍隨宜屯田以補軍需一龍城以北獐項以南陳地頗多宜自獐項川東至大山麓五百餘步之地築城其水邊難築處設木柵又於獐項築城作關又築小堡造軍鋪量定斥候且於東峯突起處作烟臺或以烟火信砲乘機飛報其內開曠陳地令慶源新徙之民開墾自龍城至甫都縣開曠之地及鏡城龍城人舊居多占之田量減以給慶源新徙之民其要光院峴獐項兩把截軍人則以慶源居人定體一自時設慶源至吉州相距九息八里其間可置烟臺信砲之所凡二十七每一烟臺定守望人十餘名則摠計二百七十餘名其軍丁所出固已甚難况無恒心之人若於風雨晦冥之日聞見失期則差毫釐而謬千里難以取信且道內防築專爲北狄而都節制使常

領軍士退守吉州則其距時設慶源九息八里距龍城七息八里信砲雖捷固難致遠應變甚非禦狄之策宜陞鏡城郡爲都護府以都節制使兼判府事移吉州判官于本府改吉州爲單牧則聲息易通而要害可守矣一時設慶源屯守軍及龍城主守所率軍兵則北青以北各官會付軍籍正軍撥一千九百三十六名今現人丁五千五百九十五名以加現人丁每五六丁爲一戶刷曾定奉是內族別壯實之戶定爲正軍以加現人丁內子督弟姪給其奉足以各官所在軍器衣甲准當番軍丁之數輸置于慶源府每當通番相授防禦悉除咸興以南留防軍若加現人丁不足則令慶源附近軍人一年兩度輪次立番一慶源府宜退建于龍城介洞夫里下鏡城郡宜移設于本郡朱村洞古城基俟秋築城移之割吉州弓承里加夫里民六百三十一戶田六千二百十結加屬鏡城且慶源鏡城一時移設未便宜待新移慶源府堅設口子之後徙鏡城于古城基築城姑令都節制使仍在舊石城防禦一吉州邑城自所占明堂之地距西水衝破處二里一百四十步距東水衝破處一里三百五步勢非切近然此界水勢急駛土性虛浮築城置邑殊無長遠之計若自塔里則雖無水患然已鑿三井水亦不足曾築多信城則

水災切近不宜民居今審西之里有城基四千四百六十尺公館倉庫可悉排置請於此地移設命下兵曹與政府諸曹三軍都鎮撫同議以啓李澄玉禹承範柳孟聞崔士儀崔士康鄭欽之李明德申商河敬復李孟昉權軫孟思誠等皆欲移鎮龍城趙啓生成揜等以爲今已徙民實邊不可退縮宜仍舊防禦以守 祖宗封疆之舊承範孟聞士儀明德揜孟昉商敬復軫思誠等以爲宜移都節制使營于鏡城澄玉士康欽之啓生等以爲都節使營於吉州多歷年矣其後慶源鏡城賊變屢作兩邑之兵足以制之且甲山之路數十百年之後不可不慮一朝棄而遷北似爲未便姑停此議稠以爲國與家其體爲一大抵人家外門雖固必設內門者誠以外侮之來守外者雖失其策守內者可以當之也國家置都節制使之營于吉州始於 大祖太宗之代臣妄謂必有深意也今以都節制使之營深入四息置於朱村是毀內門而合於外門也且臣聞吉州民戶無慮近萬咸吉道之雄藩也今分裂二三則切恐威分力弱勢不如古無以振威於彼疆也今見澄玉等四臣之議深得其理仍舊如何但置營處宜從宣德五年議政府六曹同議定於白塔里下端餘條亦宜從都體察使啓本施行烟臺利害問於敬復澄玉

皆曰不宜伏陸更問兩臣施行澄王士康欽之敬復等又以爲都節制使營宜仍舊澄王士康欽之明德啓生揜孟昉等又以爲吉州城基宜於已定白塔下端移設商敬復軫思誠等以爲白塔下端有泉水可置新邑已會同議受教今不更審此地而議之未便宜更差人審視然後議之上更問黃喜以咸吉渚防禦要害之地喜對曰龍城財路險阻又有閑曠之地宜於此置鎮上曰築烟臺備信砲無時糾擲使烟臺信砲之人常伺彼賊來往可也或以爲大將置鎮宜在深邃不宜極邊此議何如喜曰置深邃之地則彼賊數往數來何以追及但勞軍馬耳置極邊要害之地示以威武則彼賊自當畏縮雖欲鼠竊狗偷不可得矣上曰白頭山近處有一地大祖高皇帝屬高麗予看地理志有一古城之基衡於白山之前疑是其地須知爲我國之疆可也喜曰上教至當上又問曰城堡者欲以禦外而守內也置鎮龍城則宜築石城喜曰昔日設木柵而守之木柵易朽不經年而頽圯築石城則以鮮少之民築之亦難姑築土城禦之爲便上曰捕土豹鷹子使臣支待米穀慶源吉州之畜可以當之乎何敬復對曰吉州之粟六萬餘石可以待之上謂左右曰

置鎮與待使臣事卿等議獻良策○刑曹參判高若海啓諫院前日
之疏雖云過矣然亦職分之當爲臣意以爲加罪似過重 上曰臺
諫不可以他官例論今諫院自作無禮不敬之罪且有姦詐不直之
實故罪之初欲逐之於外但爲年老不諫耳若海啓臣非有私也但
心中所蘊皆欲啓之 上曰予已悉矣讀卷官孟思誠鄭招鄭麟趾
對讀官安崇善俞尚智僕循等讀命策題 上曰 太宗時殿試策
題在下者論議而啓及予即位以後皆承予命予近日思發策題未
得其要然義君之設本爲賑民今則散先豪富歛先貧弱未見實惠
予甚憂之古者天子之財藏於海內諸侯之財藏於一國則雖非義
倉可也然非義倉則水旱凶荒之歲無以救民若之何則得歛散之
權而民受實惠歛糧餉備不吳也平安咸吉兩道土地本瘠民又鮮
居祖賦數少而用度實多全羅慶尚二道土地沃饒民居稠密租賦
頗多而調度稍省今欲輸送于北若之何則使民不勞歛禁奔競雖
抑躁進之風徒使大臣不接士大夫人才賢否時政得失莫之及知
不禁可也如不禁之則冒進者日在執政之門若之何則使大臣聞
見開竇而士無奔競歛禁風聞所以尊風化也然禁之則恣慢之俗

興不禁則有司好事窮推以至閨門隱密之事亦且暴揚是以祖宗
痛禁之然此等條子非欲立法而策之將以觀諸生之學耳思誠等啓
風聞之事終雖不舉行設策諸生甚非美意乞除此條以居下凌上斷
不可長策之何如上曰然思誠等議曰辨尊卑古今之常經也近來人
情澆薄本不如古有司存抑強扶弱之心凡民與士夫對訟者率多右
之頡颯成習漸致陵上之風如使民不得伸訟則寡弱含冤未免有愁
嘆之聲若之何則使民知禮讓而有敬長之行歟上曰此條可矣○
辛丑兵曹啓今以由慈悲嶺開路設新站事及朝廷使臣則由黃州路
本國使臣則由慈悲嶺路往來便否議于政府諸曹叅判奉礪崔海山柳
孟聞朴信生高若海崔士儀李澄玉判書崔士康鄭欽之李明德趙啓
生叅贊成抑右議政孟思誠等以爲宜以岳嶺洞仙敬天等站移排直
路旁贊成許稠以謂王公設險聖經所載古人於險處開路不無深意
然以今用之勢觀之則永世通行之策莫若移排直路旁耳但近年使
客至繁黃海一道受弊莫甚舉行新法恐非其時况洞仙敬天之人亦
必安土重遷宜待本道事簡民物阜盛之後移排命本道監司訪問移
排便否及可移之時以啓○傳旨吏曹義州國之門戶事倍他郡近來

民人困於支對使臣棄其田廬流移相繼縱使刷還旋即逃匿戶口日減誠爲可慮議者言宜以平壤寧邊土官分設于義州使之食地祿資俯育以繫其心則人皆樂慕永懷安土之志忘其移徙之心矣若曰兩處土官事務煩劇不可分設則宜量設義州土官其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參判奉礪禹承範柳孟閔朴信生崔士儀李澄玉申檣判書李明德參贊李孟昫判書安純贊成許稠右議政權軫左議政孟思誠等以謂宜量減平壤土官移設于義州判書趙啓生參贊成抑判書申商領議政黃喜等以爲寧邊土官一百十七減十七又加設十三共設義州土官三十從喜等議○壬寅輪對經筵○取文科金吉通等三十三人及第○親傳望祭香祝○唐人押送官唐夢賢回自遼東啓使臣昌盛尹鳳張定安相繼到遼東張童兒率採捕軍四百自遼東已向白頭山○癸卯幸幕華館觀射中者賜弓矢有差○傳旨承政院闕內宣飯予所及見者尚不豐潔况自所不見者乎予欲革內官以朝官典司饗何如知申事安崇善等曰雖用朝官踈虞之弊不可除也宜仍舊如有不謹者痛繩以法宋仁山曰用朝官為便從崇善等議○以判漢城府事盧閑遠接使○吏曹啓成吉道乃使臣及野人來往之地而以秩卑驛

丞差下未便請自安邊府高山驛至洪原縣平甫驛爲一道自北青府
居山驛至龍城爲一道分遣察訪從之○賜新及弟李宣米十石○禮
曹啓前此封崇日不行宴享未便乞依古制當冊封 王妃及王世子
之日設宴享其樂章令慣習都監被之管絃肄習從之○上謂安崇善
曰李貞幹年過七十孝行超群欲加資憲以爲終身之職特賜几杖備
論孝行仍致教書何如且鏡城郡事柳衍之赴任已以今欲遞差工曹
參判崔海山可使臨民欲以此人代之何如且予嘗啓 太宗當勸李
宣學登第其後累舉不中予使就集賢殿學製述果今高中科第深喜
宜授集賢殿副提學且李思招予之袒免以上親也幸今中第雖在十
人之外特授七品何如且宰相之職重矣漢家刑不上大夫以成四百
年之大業今司憲府請罪宰相之時雖小事並云照律論罪是豈羨哉
今後細瑣之事則以上裁施行申請何如崇善曰不特此也六典內大
臣不追身問備收贖然則細細之事豈可一一請罪乎大臣嘉言善行
不見於史微過小失悉書于策臣恐後世以今之大臣俱爲罪人是豈
可乎今後若小事則有司未申前除舉論何如上曰然凡此與條更
與政府及吏兵曹參判以上議啓○甲辰受朝參輪對經筵○掌令李

思任啓前府使柳之禮殘忍酷吏也會爲差使貪推金自怡宿娼之事
濫殺二人臣等以謂十年之內必不叙用才未經年遽爲造船別坐任
用之路自此而開請改之 上曰予將改差○前光陽縣監姜希呂上
言曰南海島南面如彌助項獐項冬毛浦等處可泊兵船然曾不設防
倭變可畏請罷不緊赤梁兵船九隻移泊於彌助項又除一隻移泊於
獐項又除平山浦泊立兵船九隻內二隻移泊於冬毛浦則倭寇退縮
島內未闢陳地畢墾農民無畏懼疊入之嘆赤梁泊立船軍不顧大體憚
於彌助項之遠不樂移泊雖經萬戶之任不察彌助項移泊之便益一
無獻策者小臣以爲赤梁元立船軍分移於附近各梁以境內昆南及
河東珍城之人泊立於彌助項則民皆便之彌助項新泊船軍與撲島
蛇梁相對戍禦則倭變遯息矣下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以聞○兵曹
啓尹諫廉順良俱中武科會試諫赴殿試但射二百四十步以父病下
鄉順良以病未赴殿試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右議政孟思誠等以爲順
良宜依文科例更赴後年殿試諫則雖但試二百步已赴殿試宜從分
數第之從之○乙巳視事 上曰入中朝禁私貿易已曾立法然其弊
尚在予甚軫慮但國家須賴中國之物不得已而貿之其貿易之物

于八朝之行則固率於專爲事上之義若專爲貿易而送則似有煩瀆之嫌本朝樂器書冊藥材等物須賴中國而備之貿易不可斷絕如之何而可卿等商議以啓○輪對經筵○吏曹啓平安咸吉道監司以府尹兼任獨節制使以京職兼任未便請依監司例平安道節制使則兼判寧邊咸吉道節制使則兼判吉州下批節制使則依他例落點施行從之○遣官慰使中樞院副使尹重富于安州○下詳定所曰內侍茶房向上別無職事但 文昭廣孝昭格殿與行幸時衣櫛差備而已若別侍衛內侍府三軍五負亦可行也各殿月令何必使此輩爲之既無職事革之何如其議之○慶尚道監司啓民間弊癘條件一歲在壬申詳定貢賦之時上道諸郡則多定布貨陸路上納公邊各官則多定米穀海路遭運丙戌年始革遭轉并令輸賦於忠州金遷江上下道米布更不均定遐遠下道米穀多而人馬勞斃不勝其苦請以米布分定上下道以均賦役一曾降便民條畫丙十月始役限二十日豐年加十日下午年減十日春節毋得役民然因春秋兩等貢鈇炒鍊方春農務最緊之時役於鐵場或二十日或三十日裹糧往來失時廢事誠爲未便幸今新都完備營繕稍減乞但於秋節一度炒鐵以副民望一支待使臣

羔豚遠道各官未易充納或給縣布七八匹蕪以衣服僅買以納其弊
不細請於京畿左右道量地之宜設場四五處又於忠州稷山兩處設
場以禮賓典農寺奴婢定爲牧子又擇勤儉品官差爲監考分放羔豚
看養孳息以除遐道之弊下戶曹磨勘以啓○大司憲臣許誠聞前日
解官心喪三年之議引嫌不仕召誠曰毋嫌就職誠啓臣當初授職時
未得取請者誠以國法已立不得已就職然終制之心豈敢忘乎幸今
改議誠國家千萬世之美法也况臣職在糾察百僚任然行公心實未
安請解臣職以副平生之至願 上曰卿之授職乃特旨非他比也毋
嫌就職○城基看審使朴坤啓今審豐川瓮津城基豐川鎮邑城周回
土石城并二千五百一十一尺而城中隘窄地又不平脫有敵變則民無
疊入之所城中只有二井而水源不深若於南面平地退築六百二十
八尺則水根有餘而人吏官奴亦得入居宜令新舊基並築石城瓮津
鎮邑城周回一千四百三十六尺而城西南隅有廣巖直壓城中矢
石可及而水泉亦少若於城中西南大巖山外周遭築城則水泉亦足而
城基可占二千四百二十尺官舍倉庾移構爲易人吏官奴亦無移
徙之弊願并新舊基并築石城下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工

曹啓今訪問慶尚右道鹽倉移排便否昆南郡人則欲於城內合屬將
汰場官而兼有之鹽干之徒則憚於合屬欲別立場官而專事煮鹽兩處
情願各異然觀其地勢則古岸古基距昆南及水路不遠乃鹽干所居
之中而便於貢鹽之輸且外有興善島南海島蛇梁露梁赤梁四面要
衝皆有兵船固無倭寇之憂宜從鹽干之願徙于古基命與政府諸
曹及本道監司已行二品已上同議皆曰宜從所啓 從之○義禁府
啓同譯院直長玄如礪請於使臣張定安願以正官帶已以行及聞稱
疾自退之教不即還家更與頭目李良言本國咎我令良達于使臣請
免斬命減一等○丙午 御仁政殿放文武科擢○以李貞幹為中樞
院使柳衍之工曹左叅判趙賚中樞院副使李宣集賢殿副提學琴柔
左司諫成達生判吉州牧事崔海山判鏡城郡事文貴判寧邊大都護
府事○大司憲許誠辭職曰臣本不才無行不合大司憲之任况母喪
期年雖過然二十五月之內身衣朝衣例叅朝列日坐官府彈劾臨刑
有違心喪之制中心有愧但以期年從吉曾有定制且感 聖上任用
之厚息黽勉就職漸報行公今已立解官心喪之法是乃國家永世美
法愚臣所望願遞臣職 上曰後日代言更啓○詳定所提調黃喜孟

思誠權軫許稠鄭招等議謂謹按宋五服年月父率母嫁及出妻之子
爲母齋衰杖期者爲人後爲其父母不杖期者若庶子爲父後爲其母
總者并解官申其心喪本國父在爲母期行心喪三年者或有司注擬
除官有違喪制請自今一依喪制行之其中關係要務者依起復例奪
情何如 從之 上曰中宮叔父沈澄緣坐沈溫罪見收職牒未受而
死例不在致賻致奠然私恩公義并行不悖處之何如安崇善啓同姓
之親不可愬然况當人道之大變宜當哀恤使禮官致賻致奠則不可
可賜中宮所屬內贍米豆并三十石又備奠物遣內官致奠庶合情意
鄭淵趙啓生孟思誠等啓之亦然 上曰然○丁未視事 上謂左右曰
大司憲許誠可置要地者也父在爲母服期之法已立予欲不允令就
職然誠之意善矣是用允之○輪對經筵○兵曹啓軍士取士非除授
之例且騎步射衆人所共見非他取才取捨之比固無嫌焉然馬手鈍快
彎弓滿不滿分辨之間不甚相遠故曹與鎮撫所訓鍊觀吏等掌試
者於相避之人不無嫌焉請將上項相避之人別試下詳定所議之○
兵曹啓侍衛軍士數少請別侍衛改稱別侍左衛右衛每一衛分設四
番每一番定爲八十人以前別侍衛二百人分其有無職均分于八

番七品則四十歲以下八品則三十五歲以下學生則三十歲以下皆以閑散人試才定屬從之○刑曹啓洪州囚私奴長守擊殺百姓仇側律該處斬從之○戊申輪對經筵○掌令趙遂良辭職曰今立吏兵曹官吏相避人不許除授之法臣父為吏曹判書義當辭避况臣居彈糾之任心有未安乞解臣職 上曰爾職除授在立法之前毋嫌就職○領議政黃喜辭職曰所欲必從惟聖人之大度不能者止乃微臣之至懷敢陳悃幅之誠仰瀆高明之鑑伏念臣性質樸陋學術荒疎謬蒙太宗之簡知獲與群賢而混進未有涓埃之補徒切夙夜之勤福過災生事乖罪及甘心數載幸保全於窮村豈意一朝復收用於聖代恭惟乾坤其量父母之仁特念舊物於衆謗之中擢置無狀於具瞻之長縱至糜粉而難報敢以盛滿而遽辭因循迄今龜勉從事耳聾而眼亦暗聽察惟艱腰痛而脚不隨步趨輒躓蓋因元氣之衰颯遂致百疾之侵凌况臣初度之辰已滿七旬之歲老而致仕國有常規病而求閑情非虛飾伏望憐臣年迫於遲暮諒臣誠出於深衷渙發俞音許免職位臣謹當優游聖澤少延性命於餘年恒祝遐齡庶蒼生成之洪造不允批荅曰克艱厥后所賴輔弼之賢圖任舊人豈宜去就之易惟卿德器宏

厚誥句沉味善絳大事明習憲章適際會於昌期夙遭逢於昭考蚤
膺喉舌之職旋置股肱之司蔚爲邦家之光寅亮三事展也經綸之器
允釐百工予以眇躬續承丕緒淵冰以惕夙夜惟寅要當專任大臣庶
幾克爲前烈願諸公之衮衮漸至星稀唯一老之堂堂巍然山立揆時
之望舍公其誰茲冠位於公台用表位於臣庶謀猷告后方深眷倚之
情明拓保身遽露燕間之請昔者召公方叔元老而在官汲黯相如多
病而治事况卿年未及於耄耄病未至於纏綿氣力猶強可乘銓衡之
任疾疹如作當加藥石之治縱非虛飾而求閑豈拘常規以致仕卿之
自謀則善矣予之所倚者誰歟庶抑謙懷速踐職位益贊寡德永圖持
守之方勉思古人母有退休之志所辭宜不允○傳旨刑曹司憲府二
品以上所犯雖小並稱照律論罪甚爲未便今後小失母得如此○刑
曹啓羅州茂珎分囚韓士禮士智等殺其祖復婢妻子義及信分其財
物士禮又於父喪聚妾又奸父妾律該凌遲處死清州囚倭奴甫羅歐
殺船軍姜松萬律該處斬從之○已酉受朝參輪對經筵○傳旨諸道
監司民間疾疫救療條件累曾立法各官守令不察教旨今年疾疫尤
甚而不肯救療其考曾降各年條件用心救活○上謂代言等曰尚衣

院內帑珍寶所聚關係非輕予聞提調因本司務煩會不謹慎奉職事
多陵夷予欲革提調但以郎廳分掌庶乎盡職安崇善對曰上教至
當然提調不可無也提調存則上下相畏事無滯宜選慷慨宰相為
提調又以代言一人為副提調勤仕拯治使郎廳分掌諸事各供其任
則事無缺矣命罷李釐提調以參判鄭淵代之同副代言俞尚智為副
提調○庚戌視事上問咸古道支待使臣糧餉可從水路漕轉乎左
議政孟思誠判書安純申商等對曰水路險惡末易漕也上曰然則
何必強運俾使臣知水路之通乎○刑曹參判高若海啓有子加伊子
孫未現推者百餘人請發急騎移文各道拿來右司諫琴柔啓此訟下
刑曹者已十七年下臺諫者四年其淹滯如此且今支待使臣事煩又當
農月牽連被推者豈止數百人乎況臺諫辨其大體而已玄進子孫五
百餘人內其明文的實者四百以限前訴良未畢勿問是非悉屬補充
卓者百餘人以限前從賤役使未呈誤決仍舊從賤未畢推考者九十
餘人其令當該官辨正又以一人所生而限前呈者為良不呈者為賤
之法已成庚戌年傳教云有子子孫非發明一已良賤乃發明有子良
賤也其明為有子子孫者悉屬補充軍前後用法不同如此上曰然

謂政府六曹曰琴柔所啓有子子孫區處之事予以爲當其共議以啓僉曰柔之言然○輪對經筵○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等議曰今以崔海山判鏡城郡事有一大臣曰海山出外則軍器監之事必至凌夷何以處之喜思誠等曰如此之人不可不知閫外之事且本監樂匠已習其術海山雖一二年在外亦無大害軫稠等曰勿任邊境專任火術爲便又曰賜大臣几杖之制前此皆用倚子許稠曰有違古制今觀周禮几圖其非倚子明矣然用倚子者以其便身也今何以制之喜思誠軫等曰用倚子爲便稠曰宜從古制 上曰稠之言誠是然曾用倚子仍舊可也○前戶曹判書申浩 上書上覽訖下承政院曰卿等見而入內乎乃許叅議尹粹妻趙氏爭奪奴婢事也金宗瑞等對曰實封之書何敢開拆臣等以爲大臣所申必是國家重事民間弊瘼也且曾傳旨曰外人所申毋先開見 上曰予亦以爲卿等必不見也浩恃其秩高謂雖不從必不抵罪冒濫申呈其踞慢甚矣宜署於尾下憲府曰以私事實封申訴實爲泛濫其鞫以啓○上曰今以安平迎昌之家觀之京中大疫可知其令五部用心救療且城中營繕非一畿甸船軍亦來趨事倘此輩雜家得疾必不免矣其來月赴役在途船軍移文放還並荷

宗瑞等曰疫氣善熾於群聚之中臣等慮未及此 上教然矣 上曰
赴役船軍意謂給料必不贏糧而來若令赴於船所則是使之饑也其
悉放還若何宗瑞等曰當番船軍退休于家亦是 聖恩即命兵曹放
還仍命悉停京中不緊營繕○禮曹據司譯院別齋學官等狀告啓前此
學官十三人內給本院通兒四及軍職通兒一去戊申年吏曹革其通兒
與本院和會取才叙用後每當歲抄取才陞轉之時蒙學通兒二倭學
通兒二只通通兒一取才入格者與臣等職品相同則因其通兒次次
陞轉臣等雖取才入格及其受職之時壓於通兒未得陞轉請上項取
才入格受職當次而壓於倭蒙只通通兒未能受職者并於六月都目
叙用勸礪從之○刑曹啓禮賓寺奴文天盜私婢大伊財物擊傷大
伊律該處斬 從之○辛亥輪對經筵○上慮疾疫者無救護或至傷生
使人巡視閭閻有昭格殿婢盲女福德抱兒絕糧幾死上驚駭即下敕
直宣崇烈北部令柳悅于刑曹鞠之命給福德米豆各一石謂代言等
曰盡食賜米之後亦復饑餓則何以救之安崇善啓訪問諸處則如此者
非一此人幸聞 天聰特賜米豆自今以後何可繼乎官付族親又令
其司救護爲便 從之仍傳旨漢城府曰非獨疾疫者流離絕糧之人

悉訪以啓○司諫院上疏曰包容狂瞽優納諫諍人主之大德也是故
古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以求忠讜之言其時所言豈皆合於義哉但
擇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捨之耳 殿下每下求言之教乃曰言
雖不中亦不加罪誠以下情不可不達言路不可不廣也今金中坤權
繕尹須彌裴樞李師會金叔儉等昧於大體言事失當以瀆 天聰宜
乞其罪然豈有他心哉只供言官之責耳若不寬貸竊恐後之欲言者
志氣摧折聳喙緘默而言路將不廣矣伏望特垂寬大之恩恕其狂瞽
之罪給還職牒以廣言路不允○壬子輪對經筵○召右司諫琴柔等曰
爾等之疏意則嘉矣然近來諫官之言或迂濶不中然予不之咎欲不
殺言路也昔 太宗時李續憚結婚王子發不道之言叛逆何加於此
太宗按律科罪廢爲賤役今李宣亦 太祖外孫也金中坤等論以
庶孽欲蔽仕路其設心豈異於續哉且當會議之際始則放氣安致子
知歸與宣並論終則置知歸不論其時自相詰曰 殿下若問何不
知歸將何以對之中坤曰臣等未知知歸赴氣又詰曰 殿下若問知
歸既中漢城試爾等既見榜目可謂不知乎則將何以對之中坤曰
殿下豈如此悉知乎其阿曲不直置予於瞽昧之中厥罪不下於續然

以諫官之故特從寬典臣子之心宜請加罪何反縱釋而請還職牒
手若等之意欲釣名也柔等對曰若赦此輩則言路自此而閉不赦則
言路自此而塞臣等備負言官但欲盡職耳安敢釣名乎有釣名之心
而就言官之職臣等不敢也 上曰予嘉其意○司諫院以吏曹違相
避之法授申仲舟金遵禮等監察職乃劾文選司郎廳左議政孟思誠
判書趙啓生叅判鄭淵叅議李兢姜籌等引嫌不仕 上召思誠等曰
毋嫌就職仍謂諫院曰遵禮仲舟已在叙用之例固無嫌矣勿劾○
詳定所啓中國朝儀堂下俗部樂工之衣用青黑紅三色織圓紋內紅牧
丹綠葉其圓文邊兒青衣則白連珠紅衣則黃連珠皆窄袖衣又裹著
之服青衣則紅錦裳紅衣則青錦裳今本朝樂工之衣大體倣中國例
外著之服用青紅兩色裹著服色各從所宜其衽制及畫花之制仍舊
造作下禮曹○癸丑視事左代言金宗瑞將死刑以啓 上曰罪人得
情甚難雖強暴之人入於刑獄則劫而誣服以往事考之可見前朝之
季守令擅殺人命豈無謬殺者乎此其亂法何時禁之判書申商對曰
自我 太祖而禁之○上曰會禮用男樂不用女樂誠美意也然音樂
所以興起人心也文武二舞似無養耳目之意姑以童男依倡妓之舞

閒用若何贊成許稠對曰以古文觀之文武舞有步尺之法非止立一處而舞也 上曰使人中朝傳習何如稠對曰正朝君臣會禮無文武舞但未知祭享之用否耳申商曰武舞高麗弩院也前朝太祖殿用之吾東方以爲盛事爭觀之善粧年少如今之中禁也後改爲武工房若熟習之則庶幾近之矣以娼妓之舞雜於鍾磬之間似乎不可 上良久曰當召樂官議之○禮曹判書申商啓臣以都鎮撫詣訓鍊館試取別侍衛凡一千四百餘人外方之人聞之爭先來京絡繹於道恐致失農別侍衛取才非今日急務姑待秋節更試爲便若曰已來京者更俟秋成反有往還之弊則以已呈單字者分試兩處不過數日畢試之其未呈者亟令歸農并論諸道使不廢農 從之○輪對經筵○以金時遇爲中樞院副使成達生領吉州牧事崔海山中樞院副使田時貴判鏡城郡事李尚興同知敦寧府事崔士柔南簡左右獻納鄭箴持平李謙之禹孝剛左右正言○賜几杖于領議政黃喜中樞院使李貞幹教喜書曰相臣既爲耆英人主宜加優寵茲乃令典非惟私恩卿輔世宏村經邦偉器智足以綜萬務德足以鎮百僚歸然位望之崇儼若典刑之舊身事四世忠義益敦壽登七旬達尊斯備誠國家之柱石而寡

躬之股肱其在倚賴之深盍旌老成之懿庸錫几杖俾穩興居鄉其扶
氣體以養和竭心力而輔治賜貞幹書曰尊高年褒有德國家之令規
替諸古昔唐崔郾一門孝友宣宗賜堂名以寵之宋徐積事母純篤仁
宗授官爵以旌之皆所以崇獎節義砥礪風俗之道也矧卿以累代之
耆英有過人之高行孝順之風聞于一時卿年既過七旬卿母已踰九
袞母子怡愉同老萊之娛戲家庭輯睦如揚播之純厚其爲士族之所
宗而有關於風教豈淺淺哉夫既有稀世之美則當加異等之恩是用
超陞爵秩特賜几杖以致夫嘉尚之意卿其安身養和益播休聲以
副予崇孝理化民俗之至意○兵曹據成吉道節制使關啓今以野
人處馬匹交易便否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布物則可易從之○司憲
府啓前判書申浩不畏邦憲取以自已私事干瀆天聽有乖大臣之義
請上裁留之○兵曹啓今已立除授相避之法請別侍衛取才時兵
曹鍾撫官吏相避人不許取才命當取才時相避官負避位試取○詳
定所啓各品祿牌行使宣賜印文改以頒賜其體倣議政府印改鑄令
吏曹仍舊用之其祿牌內王命准賜改稱奉教賜下禮曹○召黃喜孟
恩誠權軫等議曰許稠言曾以成吉道節制使成達生依監司例兼判

吉州差下臣心以謂前次河敬復以京職赴任再加資級待以厚典崇獎之意至矣今遶生赴任未久遽改判牧事前後似未相符臣恐達生失望仍舊爲便予則以爲以臣子委質之義論之則何嫌乎京外職高下但立法而遽改未便將加資改下乎從稠之言乎姑從今法乎處之何如喜等曰法若不通則雖朝更夕變可也今此法不害於義且立之未幾而遽革不可姑加資改下又曰李貞幹母年過九旬子孫繁盛誠可嘉賞予欲加寵渥代言等曰宜賜宴與表裡此則似重如何則可喜等曰上教至當然年高可賞者非獨貞幹之母獨加異賜未審其可安崇善曰今此夫人非獨年老一門孝友之風士林感慕今其孫禮長中科第必設榮親宴遣內史別賜酒果慰之爲便又曰崇善言三子登科則前朝封母爵以示勸勵矧今崇文之出當加旌異以振文風且本朝三子登科不過四五家而已宜加褒賞此言何如喜等曰茲法誠美矣宜當旌異然前朝封爵之恩獨加於母不及於父有違於理今宜父在賞職父沒追贈則其母之爵從夫爵秩依例施行爲便從之但三子登科事予更思之○甲寅受朝總輪對經筵○知博川郡事朴旃知龍川郡事崔安証辭引見曰平安道居民艱苦倍他道以其支持使臣也若守令盡

心圖之弊不及民矣且刑罰至重不可不慎近來守令有濫刑傷生者
爾等常以是爲念以副予望○禮曹啓謹按唐制皇后鹵簿繖扇華蓋
之數頗多而本朝中宮儀仗之數過少請加設孔雀扇六畫圓扇八青
紅蓋各二從之○乙卯移御景福宮○親傳 桓祖忌辰祭香祝○賜
文武科恩榮宴于禮曹○御經筵○丙辰御經筵○新及第文科金吉
通武科趙石岡等進箋謝恩箋曰乾坤大度曲遂群生擣礮散村謬霑
殊澤佩銘曷已糜粉難疇伏念臣等鈇槩微才介胄賤士螢窓雪榻顧
之窮理之實功豹略龍韜安知禦侮之長策既臨軒而賜第復超資以拜
官何圖踰分之榮更紆錫宴之寵醉酒飽德淪肌雨露之香鼓琴吹笙
咽耳韶鈞之樂洪私至此振古所稀茲蓋伏遇乃聖乃神允文允武立
經陳紀極隆泰平之基任賢使能廣開蕪收之路遂令尋瑣之輩亦被
優渥之恩臣等敢不移孝為忠庶益堅於素節俾昌而熾倍申祝於遐
齡○禮曹啓新設中樞院二品以上散官職事中正二品東壁從二品西
壁僉知事南行序坐從之○禮曹啓前同知摠制金時遇雖居父喪本
是譯學提調事大要務且今朝廷使臣出來御前傳命之任不可闕
姑從權典起復 從之○丁巳親傳朔祭香祝○藝文大提學鄭招製

進新鑄鍾銘其辭曰今上即位之十五年壬子夏新鑄鍾將以懸于宮

門群臣請銘 上以命臣招臣招謹再拜稽首獻銘銘曰於皇 太祖

聰明神武順天應人奄有東土下民之王桓桓 太宗克明克君昭事

天子誕有令聞而邦其昌今 上繼緒益篤前烈勵精圖治咸中罔缺

不顯其光事大以忠交隣以誠天子錫寵友邦輸平民用平康遐稽典

籍興禮修樂文物渙然笙磬交作和氣致祥天不愛道甘露沈瀾地不

愛寶海出琅玕申錫無疆乃作景鍾乃置宮門以嚴朝會以限晨昏厥

聲煌煌群下同辭請勒隆功臣拜稽首用銘于鍾垂示永長○五月戊

午朔謁獻陵 王世子亞獻○己未御經筵○上護軍朴瑛奉常判

官鄭穰等進會禮樂工人及童男冠服御思政殿觀二舞作變之節

俗部男樂之伎乃曰男樂之事 太宗時河崙獻議未施行今觀天庭舞

鼓之伎其舞蹈之容猶勝於倡妓且文武二舞大臣等皆言不可偏廢

然予心以為冠服之制進退之節如或未得其制則與其取笑於後莫

若姑闕其疑以待後來知者之釐正故予欲更議以定今冠服之制二

舞振作之容皆可觀也其間進退曲折雖未盡合古制然歷代帝王不

相沿襲則予何不更議制作宜日加隸習用於朝會仍謂穰曰文武二

舞及男樂革帶飾用朱色雖古之制然朱亦禁物也代用綠色何如議
于詳定所提調以啓黃喜孟思誠許稠柳思訥等議啓中朝荔枝金帶
及革帶之飾用綠色今文武男樂革帶之漆宜亦用綠色申商曰器四
朱漆則上下不可通用工人之飾雖用禁色何害用粉紅色不失古制
爲便 上曰文舞及執器人革帶用綠色男樂革帶用粉紅色○庚申
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黃喜進箋謝恩箋曰聖主應時誕敷生成之
化愚臣際會偏蒙雨露之恩揆分踰涯措躬無地伏念臣性品樸魯器
識庸疏位冠百僚才乏濟世之用年高七袞病纏垂死之軀肆陳悃幅
而乞骸反象勉諭以就職采增感懼固知云爲豈意几杖之頒又及疋
羸之質烏皮鳩刻端合憑倚之便紫泥華棧昭示眷獎之訓異數沓至
竦身即驚茲蓋伏遇度擴包容仁敦涵育不忍遽捐於舊物特此曲軫
於深慈遂令羸質獲遇寵錫臣敢不力策駑塞庶輸霞誠涓埃甚微期
補助於萬一桑榆縱晚勤祝頌於尋常李貞幹進箋謝恩箋曰乾坤洪
造不遺擗櫟之材雨露息深特霈桑榆之晚寵非意及滂隨言零伏念
臣樸直寡能癡頑無取幸以衣冠之末裔又玷簪紱於累朝願之微勞
遂退安於私室早違嚴訓唯侍奉於慈闈復有何心獲紆異渥茲蓋伏

遇性敦仁孝德洽生成憐老母年已近於期願諒愚臣養粗勤於晨夕
既授以中樞之使驟躡班資矧推極品之班優錫几杖給背穩於烏皮
之倚鳧脛賴於鳩刻之扶豈有蒲質之光華實是鶴髮之慰悅恍如夢
寐祇自驚惶臣敢不益竭丹心恒切如罔之祝雖至粉骨猶懷結草之
忠○右議政致仕柳寬啓前此越三四日朝啓猶恐 聖體之勞今則
日御朝啓又行常參之禮過於憂勞臣心未安願除常參 上曰予已
知之卿強將老體詣闕予實懼焉自今如有啓達之事使人以啓益安
身養和以保養齡○執義趙瑞康啓前日將申浩之罪具疏以聞留中
不下臣以爲浩本無才官至二品又犯重罪不受職牒者十餘年矣今
特蒙 聖恩纔受職牒誠宜謹懼安分願將自己私事冒濫申呈罪固
不細若不加罪無所懲戒乞依前疏依律論罪以戒後來 上曰然予
更商量 上謂安崇善曰浩之罪誠如瑞康之言金宗瑞啓不可不罪
上曰年老之人不可加罪且近日纔給職牒不可遽奪宜付處以示王
法遂付處京畿○上曰近因支持使臣不行會禮宴今年使臣亦來供
費彌煩必不得爲也崇善曰使臣之來無歲無之若待無使臣之時安
有可行之日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君臣之分以嚴爲主君臣同宴上下

之間情志交孚不可廢也今國家財用充足何可以使臣之故遽廢成禮乎 上曰當更議行之○辛酉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端午祭香祝○賜酒肉于李貞幹之母仍賜樂安崇善啓新及第榮親宴亦賜樂然但遣歌妓五六人此乃特賜之樂宜并賜樂器以榮之命賜三呈才○傳旨禮曹老病大臣早請常參未便自今日出後一刻打鼓以爲恒式○禮曹據兵曹關啓今改三軍府為中樞院請宿衛警備等事令本院僉知事以上一員入直一員監巡輪番遙代雖帶行上大護軍者亦然判院事則勿監巡從之○兵曹啓今與政府諸曹三軍都鎮撫同議慶源府則仍舊鏡城郡移于石幕稱都護府俱設判官其疆埴自龍城至雲加衛大川大路迤東屬慶源迤西屬鏡城令節制使常留禦敵判官則專治民事其留防軍以北青以北各官元定加現人之數分其遠近依前額定之都節制使則本無留防軍宜仍住吉州當春秋賊人出來之時領馬兵進屯龍城以爲兩鎮聲援從之○日本國王使人梵齡在富山浦死○壬戌御經筵 上曰地震災異之大者故經傳每書地震不書雷電之變雷電常事爾是以春秋書震夷伯之廟是知雷電爲常事也我國地震無歲無之慶尚道尤多去己酉年地震始於慶尚道

延及忠清江原京畿三道其日子適觀書未知爲地震及聞書雲觀啟
達予乃知之我國雖無地震至頽屋者然地震甚多於下三道疑有夷
狄之變權採對曰雷電天變之小者地震災變之大者然必曰某事得
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牽合不通之論也 上曰卿之言
然矣天地災異之應或近或遠十年之間未可謂之必無也漢唐諸儒
皆泥於災異牽合附會予不取焉○癸亥受朝祭經筵○慣習都監使
朴堧啓今以童男年十一歲以上者習樂今雖可用至其成才之後體
貌已壯不可復用請選用八歲以上十歲以下從之○遣刑曹判書鄭
欽之于咸吉道審定鏡城城基○鎮海縣雨雹○甲子受常察視事
上謂左右曰今會禮文武二舞樂章朴堧以爲宜歌詠當今之事予思
之大抵歌辭象成功而頌盛德予觀周武王以武定天下至成王時周
公作大武歷代皆然未可以當世之事而詠歌之也況予但繼世而已
安有功德可以歌頌乎 太祖當前朝襄季百戰百勝功德洽人拔亂
反正創業垂統 太宗制禮作樂化行俗美中外又安宜爲 太祖作
武舞爲 太宗作文舞以爲萬世通行之制也然或以武先於文爲未
便歷代亦有武先於文者子若必以當時之事作歌則繼世之君皆有

樂章矣豈其功德皆可歌詠乎其與朴堧鄭穰等同議以聞知申事安
崇善左代言金宗瑞等以為當為 太祖作武舞為 太宗作文舞兼
歌當代之事左副代言權孟孫以為宜如 上教 太祖 太宗分為
文武二舞若當代之事後必歌詠○輪對經筵○密陽府雨雹○乙丑
親傳 太宗忌辰祭香祝○對馬島六郎次郎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二
十匹○內禁衛金孝誠告承政院曰故署丞趙汝平妻與其夫弟護軍
趙吉通爭臧獲相詰吉通曰汝母再嫁亦人乎汝平妻曰母非失行再
嫁何害况後夫乃一品金南秀也吉通曰南秀庸漢也一品官職何足
貴乎我豈特一品將為王耳下孝誠及甲士趙珪趙汝平妻等于義禁
府命大提學鄭招左承旨金宗瑞同三省鞠之○昌寧玄風靈山蔚山
昌原等官雨雹○丙寅以吳陞為中樞院使申槩大司憲黃裕懷川君
權恭花川君○戊辰禮曹啓冊封 王妃儀注臨軒命使將行冊禮吏
曹啓請領議政為使戶曹判書為副前一日有司設 殿下座於勤
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設冊印案各一於 殿下座
前冊在北
印在南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近南北向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
階之西東向司僕陳輿輦及馬于庭典儀設 王世子位於殿庭道東

西向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王世子位之後近南皆重行西向北上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當文官皆重行東向北上宗室每品

大君特設位於前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設殿上典儀位於殿上東階之

東西向判通禮典儀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

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設冊使受命位於殿庭道東副使又於其東小

退俱北向舉冊印案者在南北向西上忠扈衛設王世子次於勤政

門外道東近北西向又於東宮門外設官官次如式奉禮郎設官官位

於東宮門外如常奉禮郎設宗室及文武群官門外位於弘禮門內如

正至儀其日依時刻宮官俱集於此各服其服仗衛陳設如常鼓初嚴

兵曹勒諸衛列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有司陳冊印綵輿於勤

政門外宗室及文武群官冊使副以下集朝房俱就次各服朝服左中

護贊讚中嚴宮官各就位右中護負印如式侍衛之官俱詣閣奉迎鼓

二嚴宗室及文武群官皆就門外位左中護白外辨王世子服朝服

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左中護引就勤政門外次坐有司奉冊函印綬

各置於案上判通禮啟請中嚴殿下出思政殿服冕服有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元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率工人入就位

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率通贊先就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入就位

僉知通禮自王世子出次引入就位諸位率方中護以下從入者跪於王世子之後西向北上奉

禮郎引冊使副以下立於勤政門外道東西向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

嚴殿下乘輿以出繳扇侍衛如常儀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仗

舉麾興工鼓祝奏隆安之樂殿下乘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

前有如常協律郎偃麾戛鼓樂止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王世子及

群官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奉禮郎引使副以下入就位

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冊使副以下皆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

止傳教官知申前承教由東門出執事者內侍別監舉冊印案從之每案二人對舉

傳教官降詣使者東北西向立稱有旨通贊贊跪冊使副皆跪傳教官

宣旨曰冊某氏為王妃命卿等展禮宣訖通贊贊搢笏冊使副皆搢笏

執事者以冊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小退俱西向傳教官取冊函內侍

以案授舉冊案者退西向授領議政領議政跪受以授戶曹判書戶曹判書跪受

以授舉冊案者舉冊案者進跪受置於案對舉退立於冊使之後執事

者以印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傳教官取印綬內侍執事以案

西向授

領議政領議政跪受以授戶曹判書戶曹判書跪受以授舉印案者皆
如受冊之儀通贊贊出笏俯伏興四拜冊使副皆出笏俯伏興樂作四
拜與平身樂止傳教官還侍位奉禮郎引冊使副出舉冊印案者前行
由勤政門東偏門出冊使副隨行初冊使副將出典儀曰四拜通贊贊
贊王世子及群官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判通禮進當殿下
座前跪啟禮畢還本位協律郎俯伏舉麾興樂作殿下降座升輿還
內緞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協律郎偃麾樂止僉知通禮引王
世子出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出王妃受冊前一日忠
扈衛於王妃正門外道西近南隨便設領議政戶曹判書等次東向
北上又於正門內設內命婦次如常尚寢率其屬設座於王妃正殿
北壁南向又設王妃受冊位於殿庭階間北向司樂展軒懸之樂於
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並如常內僕進輿輦於正門外道東
西向以北爲上其日依時刻有司列仗於王妃殿正南門之外如常
儀典儀設冊使副位於正門外之西東向北上設內侍二人位於使副
之南舉冊案及印案者位差退俱東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北廂南向又
設內謁者監位於其東南西向司贊設內命婦及內官非供奉者位於

受冊正寢之庭東廂西向重行北上又設命婦等朝位於殿庭左右近南嬪及貴人以下在道東北向 王世子嬪及公主翁主夫人承徽以下在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又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典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尚儀啓請中嚴命婦等依時刻復集次各服其服內謁者益先置二案於正門外近限領議政戶曹判書既受命至勤政門外備儀仗鼓吹如式其冊函印綬各以綵輿載而行內侍之屬與所司守掌之至 王妃宮門外謁者引入舉案者前行掌次者俱引入次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麾位司贊帥典贊先就位謁者引領議政以下就正門外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就南向位內謁者監退復位司賓引內命婦等應陪列者就陪列位尚儀啓外辦 王妃首飾翟衣司言引尚宮尚宮引 王妃出自正殿西房侍衛如常儀首飾翟衣既就南向位領議政進內給事前北向跪稱領議政臣某戶曹判書臣某奉教授 王妃備物與冊訖俛伏興退復位內謁者監引內給事詣殿門傳告司言司言入詣 王妃前跪啓訖興還侍位初司言入舉冊函印綬者以次進當戶曹判書前戶曹判書取冊函印綬以次進授領議

政舉案者以次退戶曹判書授訖退復位內侍二人進領議政前西向
以次受冊函印綬東向授內謁者監印以內謁者退復位內謁者監二

人持冊函印綬進立於正門外跪置於案俛伏興初司言啓訖尚儀贊

王妃降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王妃初行樂作立定樂止初王妃

將降又尚宮詣門跪取冊函尚報詣門跪取印綬興進俱立於

右西向司言司引各一人進立於王妃之左小前東向尚儀贊跪

王妃跪尚宮稱有旨尚儀贊俯伏興四拜興王妃俯伏興樂作四拜

興樂止尚儀贊跪王妃跪尚宮宣冊訖尚儀贊俯伏興四拜興王

妃俯伏興樂作四拜興樂止尚宮奉冊進授王妃王妃跪受以授司

言尚服又奉印綬以次授王妃王妃跪受以授司印訖尚儀贊王

妃升座繖扇侍衛如常王妃升初行樂作即座南向坐司言司印奉

冊印置於座前有樂止司賓引內命婦等陪列者以次進就北向位司

贊曰四拜典贊傳贊舒安之樂作命婦等四拜興樂止司賓引為首者

一人詣西階為首者升進當王妃座前北向立典贊贊跪命婦等跪

為首者跪啓妾姓等言伏惟殿下肅雍夙著至德應期凡厥兆庶

不勝慶忭訖典贊贊俯伏興命婦等俯伏興司賓引為首者自西階

降復位司贊曰四拜典贊傳贊樂作命婦等四拜興樂止司言前承命
降自西階詣內命婦西北東向稱令旨典贊贊跪內命婦皆跪司言宣

令答云訖典贊贊俯伏興四拜在位者皆俯伏興樂作四拜興樂止司

賓以次引出司言啓王世子賀訖又啓群官賀訖尚儀前跪啓禮畢

還侍位王妃降座樂作升輿入內樂止女工入退冊命使者至勤政

殿庭道東北向西上立傳教官於冊使副東北西向立領議政等跪復

命曰奉教授王妃備物典冊禮畢四拜傳教官啓聞領議政等退

王妃箋謝先是宮官具謝箋王妃受命婦等朝賀訖司言引尚宮尚

宮引王妃詣正殿兩楹間北向立尚儀以謝箋授王妃又尚儀以函

俟於前王妃置箋於函尚儀受函置於案上尚宮贊四拜王妃四

拜訖尚儀以箋降殿授內侍內侍詣闕因承政院以聞初內侍奉箋出

門王妃降殿還寢如常王妃受王世子賀右如正至賀儀唯辭

云王世子某言伏惟殿下肅雍夙著至德應期今月吉日光膺冊

寶不勝大慶王妃受羣官賀右如正至賀儀唯辭云具官臣某等言

伏惟殿下肅雍夙著至德應期今月吉日光膺冊寶不勝大慶群臣
上禮冊王妃翼日宗室及文武群官具朝服就弘禮門內位奉禮郎

引就勤政殿庭進箋四拜代言受箋入進奉禮郎引宗室及文武群官
退從之○上冕服御勤政殿冊封 王妃冊曰人倫之重必嚴配匹之
尊王道之行當始閨門之正載稽古典爰舉彝章某氏稟德柔嘉宅心
淵靜恭勤自飭允孚宮壺之儀儆戒相成克篤邦家之慶既黃裳之協
吉宜玉牒之揚輝茲弘內助之規庸錫中闈之誦於戲螽斯繼美俾昌
本支之繁樛木推仁永綏福履之盛○冊封 王妃樂章曰天生淑質
克配我王德同坤厚內治以彰誕育 聖子慶衍宗祏曰壽曰康益延
熾昌○王妃奉箋謝恩箋曰庭揚寶冊光加綰禮之榮位正椒房難副
寵章之異省循匪稱惶懼悉深伏念早以賤資叨應妙選心專儆戒雖
殫夙夜之勤德之承順敢同乾坤之著未効雞鳴之義猥增翟第之華
茲蓋伏遇道備陰陽明符日月謂王化實由內助爰整宮闈而國治必
先齊家聿嚴壺則遂今愚昧祗荷渥恩謹當庶嗣微音永觀二南之化
長懷宸極恒申萬壽之析○御思政殿設宴諸宗親入侍 王妃設宴
于內宗室公主翁主及諸夫人入侍○中宮賜冊封使領議政黃喜副
使戶曹判書安純一表裏○己巳領議政黃喜率百官奉箋稱賀箋曰
聖君撫運昭示人倫之常寶冊揚輝聿嚴邦禮之重慶衍宗社喜溢臣

工切惟后妃之賢實是風化之本重華基於瀉汭文命肇於塗山煥此
彝章著在方冊恭惟聰明睿知剛健粹精禮備樂和克底丕平之治乾
始坤作式彰內助之隆爰當縟儀之班益擁純禧之集伏念臣猥將庸
質幸際昌辰正始之詩願賡周雅多壽之祝切效華封○庚午禮曹啓

王世子嬪冊封儀注臨軒命使將行冊禮教命使者吏曹承以戒之前
一日有司設殿下座於勤政殿北燕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
設冊印案各一於殿下座前近東冊在北印在南典樂展軒懸於殿庭近

北向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司僕陳輿輦及馬于庭

與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殿庭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宗室及武官一

品以下道西皆重行東向北上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君特設位於正一品之前監察二位於

文武班後殿上與儀位於殿上東階之東西向判通禮典儀位於懸之

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設使者

受命位於殿庭道東俱北向西上舉冊印案者在南北向西上鼓初嚴

兵曹勤諸衛屯門及陳儀仗於殿庭如常儀有司陳冊印綵輿於勤政

門外宗室及文武群官使者以下集朝房候就次各服朝服鼓二嚴宗

室及文武群官皆就門外位有司奉冊函印綬各置於案上判通禮啓

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有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
 近臣及執事官先行四拜如常儀典樂率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
 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
 率通贊先就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入就位又引使者以下
 立於勤政門外道東西向判通禮跪啓外辦中禁傳嚴 殿下乘輿以
 出繖扇侍衛如常儀 殿下將出仗動協律郎俛伏舉麾與工鼓祝奏
 隆安之樂 殿下升座爐烟升出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案有如常協律郎
 偃麾曼啟樂止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鞠躬舒安之樂作四拜與
 平身樂止奉禮郎引使者以下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使
 者以下皆鞠躬樂作四拜與平身樂止傳教官知申前承教由東門出
 執事者內侍舉冊印案從之每案二人對舉傳教官降詣使者東北西向立稱
 有旨通贊贊跪使者皆跪傳教官宣旨曰冊某氏為 王世子嬪命卿
 等展禮宣訖通贊贊搢笏使者皆搢笏執事者以冊案進立於傳教官
 之南小退俱西向傳教官取冊函內侍執事以案授舉冊案者退西向授使者使者跪
 受以授副使副使跪受以授舉冊案者舉冊案者進跪受置於案對舉
 退立於使者之後執事以印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傳教官取印綬內侍
執事

者以案授舉
印案者退

西向授使者使者跪受以授副使副使跪受以授舉印案

者皆如授冊之儀通贊贊出笏俯伏興四拜使者皆出笏俯伏興樂作
四拜興平身樂止傳教官還侍位奉禮郎引使者出舉冊印案者前行
由勤政門東偏門出使者隨行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
官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判通禮進當殿下座前跪啓禮畢還
本位協律郎俛伏舉麾興樂作殿下降座乘輿還內繳扇侍衛如來
儀侍臣從至閣協律郎偃麾樂止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
出嬪受冊前一日忠扈衛設使者次於東宮大門之外道西南向其日
奉禮郎設使者位於內門外之西東向北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
案及印緩者在南差退俱東向設典內二人位於內門外之東西向掌
筵設嬪受冊位於內殿庭中北向設贊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典內
先置二案於閣外近限諸衛帥其屬布嬪儀仗如常使者既受命至勤
政門外備儀仗鼓吹如式其冊函印綬各以綵輿載而行至東宮大門
外典謁引就次舉案者前行掌次者迎入次初使者將至司則跪請嬪
內嚴贊者先就位典謁引使副以下入就內門外位立定奉冊印案者
以次進當副使前副使受冊印奉案者退復位副使以冊印進授使者

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向受冊印東向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冊印
入立於閣外之西東向跪置冊印於案俛伏興司則白外辦嬪服命服
加首飾司閨贊嬪出引立於庭中受冊位北向侍從如常儀掌書詣門
跪取冊印興進立於嬪前南向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嬪四拜還侍位
嬪四拜司則進掌書前北向跪受冊印興進嬪前南向授嬪嬪跪受以
授司閨俯伏興司則又前贊嬪四拜還侍位嬪又四拜訖掌筵設嬪座
於內殿東壁西向司則前請嬪升座還侍位司閨引嬪升座宮官以下
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贊者曰再拜宮官以下皆再拜
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司則前禮白畢嬪降座司閨引嬪還寢
使者至勤政殿庭道東北向西上立傳教官於使者東北西向立使者復
命曰奉教冊 王世子嬪禮畢四拜傳教官啓聞使者退嬪朝謂其
日冊訖 王世子嬪服命服加首飾詣 殿下所坐殿如常內朝之式
至閣司賓引至殿庭北向四拜司賓引退詣 王妃所坐殿庭北向四
拜司賓引出還宮如常從之○御勤政殿冊封 王世子嬪教曰建儲
副所以固邦本正配匹所以重天倫爰舉彛章載揚徽冊惟爾其氏生
於世族嬪于我宗性稟柔嘉係闈雅之好善行敦靜一得家人之利貞

宜儼位於元良庶有資於風教是用命爾為 王世子嬪授以冊印於
戲每進雞鳴之戒永有小心聿觀麟趾之祥茂膺多祉○辛未受常然
視事 上謂左右曰賊吏之後或用或否宜立一定之法如用之則授
何等職安崇善曰 職吏之後例皆叙用則貪污者無所憚雖不用可也
金宗瑞曰宜用之命議于三議政黃喜孟思誠等以爲古人云率德改
行又云父賤而行惡古之用人不係世類尚矣雖職吏子孫苟賢而可
用則何限政曹臺諫而必用於軍職乎且立限用之於用人之義豈不
隘乎若臺諫不署告身則亦國家懲惡之道不可廢也用人之道豈可
以祖父之犯賊而終身不叙耶權軫以爲職吏古人所不赦然不可以
祖父之貪污而錮其子孫若臺諫政曹則議論人物未可以有咎之人
而居是任也職吏子孫勿除政曹臺諫用於軍職以此立法爲便 上
曰用之可也○上曰今尹鳳語盧閑云宜預輸米穀于慶源之境以備
所需本道米穀若少則移隣境之粟于咸吉道今聞此言不預輸粟誠
爲未便何以處之安純曰今方盛農不可預輸且其官所在之粟可支
此行使臣入京之後觀其事勢量加輸轉猶未晚也從之 上又曰牛
隻之事許稠崔士康等曰本國牛隻自來不敷宜當奏請蠲免此議何

如安純李孟昉等曰宜當請免命崇善議丁三議政權軫曰宜爲半進
獻爲半請免孟思誠黃喜等以爲自來勅進牛馬則依數辦進今乃請免
未便崇善亦啓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中國每稱我 殿下爲至誠事大
牛隻本國不產又切於農誠可愛惜然不可不從 上曰予意亦然等
使臣入京後更議崇善又啓鄭招語臣曰今謝恩使之行宜遣崔致雲
質正律文 上曰然宜移咨禮部質問而來崇善曰往者欲遣金汗傳
習推步之法鄭招與臣言遣人上國習問天文似爲不可 上曰招之
言然矣天文未易習也筭文校正則何嫌之有○輪對經筵○遣宣慰
使雲城君朴從愚于黃州○傳旨義禁府趙吉通亂言豈有意而發乃
妄教之辭耳予欲放之然其母喪飲酒大醉且謂兄妻曰枕膝而卧汝
平妻之受此言亦其自取也以鄭和爲證而言端亦異此三人不可不
拷訊也乃拷訊吉通及汝平妻二次和一次○壬申遣軍器監正權專
致祭于梵齡○癸酉受朝參輪對經筵○安崇善啓詮選重事也今於
除授左右議政大則參之小則不參未便請自今無大小皆令左右議
政參之從之○右副代言權孟孫啓日本國王新即位嘗命朴瑞生通
信及瑞生之還日本不即於禮云後當遣人報聘今之來使蓋報瑞生

之行也今又欲遣回禮使臣意以爲宜將禮物就付來使 上曰 太宗朝與日本連歲修好使价不絕及其後也每以禮物付來价彼以誠而通信我以誠而報禮何害之有孟孫又啓曾有 上教云船匠及水牛將奏請上國今謝恩之行奏請否 上曰前朝恭愍王時奏請火藥高皇帝特賜火砲火藥此乃一視同仁之大度也我國東隣倭賊不得已而備戰艦然未逾歲月已至朽敗蓋以工匠未盡造船之術也今宜先錄 高皇帝賜火藥故事繼請造船良匠以爲禦倭之備朝廷雖不欲奏請然有 高皇帝賜火藥之事必不能防之矣若水牛則或以爲珍禽奇獸不當奏請然此物不是奇獸耕田服車所繫甚重但今朝廷所未牛一萬隻若未措辦而請免則不可奏也其令李兢金聽等議丁承文院提調以啓○命安崇善議于政府曰叅判李澄圭言判鏡城郡事田時貴曾任慶源與兀良哈戰斬馘頗多兀良哈舍怨報復之心驚然未已且時貴年踰六旬武才稍不如古不合鏡城之任予聞此言深以爲然迺差如何若迺則誰可代者黃喜權軫等對曰處置使池有容可任其次判事洪師錫其次安邊府使金孝誠 上曰予亦聞有容之能宜加資以遣○甲戌受常叅輪對經筵○以趙資同知敦寧府事

李尚與中樞院副使魚變甲知司諫院事變甲以母老辭職歸養者父
上嘉其孝行特授是職又辭不就○義禁府啓護軍趙吉通居喪
酗酒與兄汝平妻小比相詰揚言兄妻之母爲再嫁小比與夫弟吉通同
坐寢房飲酒扶執衣裾殊無男女之分請並杖八十小比單衣決罰
命贖之○春秋館啓史官史草記人主得失宰相賢否時政美惡若於
當代收納則其在聖明之時雖無可疑然於披閱之際恐或以史草而得
罪史官遂無直筆記事者宜勿令當代納之其徵銀禁錮之法請令
更議乃下詳定所○傳旨吏兵曹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古之厚意
今賦吏子孫抑而不用雖欲懲惡有違於古自今其有才行者隨例叙
用○慶尚道監司啓道內兵馬都制節使左右道處置使道掌務錄事
但掌營中軍料雜物及告課公事而已請自今革掌務錄事公事則令
營中有職鎮撫告課雜物則令廉勤口傳軍官及留營鎮撫掌之下政
府諸曹同議僉曰公事告課糧料出納等事甚重而使口傳軍官留營
鎮撫掌之未便宜仍舊但錄事無口傳受差牒而依別常例率陪吏騎
鋪馬或至凌辱守令未便宜一依教諭例從之○上謂孟思誠趙啓生
安崇善等曰地理李陽達爰自開國之初迄至于今有功於國家年已

八十予欲授判事職何如僉曰 上教允當 上曰其除書雲判事○

乙亥受常察視事輪對經筵○知申事安崇善啓京中褒貶之法徒增
諂諛之風况決事官郎廳褒貶尤不可也請革之 上曰然遂傳旨詳

定所曰獻議者言自立褒貶之法下官敬畏長官黽勉從事固亦有益
然尋常公事則一從長官之指猶可也至若刑獄決訟則事變無窮而

所見不同長官之意未必盡是下官之論未必皆非大抵剛毅不屈者
常少柔懦諂從者率多其不從長官之願指而不變所守者百無一二

况黜陟之權又在掌握則諂者益諂剛者少變公議自戢而諛悅之習
滋蔓以此觀之褒貶之法適足以害公而無益矣今吏曹於刑官決事官

擇之既精又考其決訟多少每當月季錄名申聞雖無褒貶不至於曠
職宜革決訟官褒貶此意何如其議以聞僉曰刑曹法官都官分刑曹

新舊交代既無解由宜除兩官褒貶 從之○義禁府啓高元韓珍衣
大與朴萬於辛亥四月到伐兒峴草幕明火作賊分其財物律該處斬

從之○刑曹啓淳昌囚崔安赫從母言毆其妹死罪雖當斬實從母教
請依弟妹毆兄姨折傷例杖安赫一百流三千里命減一等且贖徒年

令養其母○禮曹判書申商啓入朝貿易可否曾已議啓臣意以為中

朝既有貿易之禁未可易也 上曰 太宗嘗移咨禮部請易書冊
帝命賜之還其價貿易之禁非爲我國而設也然行買賣似爲未便但
書冊藥材等不得已之物不可不易也若四書五經之類我國亦刊行
廣布其雜書不必易也但我國不產之藥不可不易若每行移咨請易
則嫌於煩數有時貿易則無以繼之將何處而可予意以爲每行略賚
布子不煩貿易又於遼東易之可也其更議以啓○丙子受常參輪對
經筵○禮曹啓凡大小朝賀及迎詔勅習儀止行一度及其行禮未得
整齊乞依朝廷之制重事三度輕事二度肄儀 從之○丁丑受常參
視事輪對經筵○慶尚道處置使李澄石聽權孟慶之請給驛令捉逃
奴命義禁府拿來鞠之○上謂代言等曰龍見何處乎 太宗時有龍
從田中湧出龍亦禽獸之類未可謂之恠異也代言等對曰臣等所知
者忠清道平澤牙山全羅道萬頃臨陂龍潭等處有時而見若廣問則
見者必多矣○戊寅受朝參○上謂安崇善曰己酉冬有勅云自今朝
廷所遣內官內史等但以禮待之毋贈遺以物故欽遵勅旨專不贈遺
庚戌秋使臣到國因時寒冷聽使臣之請只給頭目襦衣辛亥秋降勅
云前去官軍所用糧食煩王供給如或天道寒冷合與衣鞋之類承此

給官軍襦衣毛冠等物於使臣亦行贈遺今使臣之來將邊已酉之勅
專不贈遺乎將依庚戌年例俟其自請略行贈與乎辛亥降勅既開其
端將緣此而贈遺乎何以處之若行贈與則依已酉降勅以前各年例
行之可也且冬夏之衣一持皆給耶將先與單衣繼給襦衣歟其議于
政府六曹以啓叅判奉礪高若海等以爲依辛亥年例給衣服爲便今
當盛夏而來夏衣不可不給冬衣則臨時造給毋給布子等物爲可若
衣服則何待自請而後與之先給爲便叅判禹承範柳孟門等以爲依
辛亥年降勅給冬衣毋給夏衣與布子等物如其不請則冬夏衣服并
不給爲便叅判鄭淵申檣判書李明德等以爲依辛亥年例只給冬衣
夏衣則因請造給毋給布子等物衣服則雖不請稱天寒給之則庶合
人情判書趙啓生叅贊李孟昉贊成許稠右議政權軫等以爲冬衣依
前例造給夏衣亦強請則隨宜造給爲便宜當預備因請即與左議政
孟思誠以爲今使臣之來雖無勅書冬深則依前年例造給領議政黃
喜以爲衣服造給一依辛亥年例今若無贈衣服之勅則雖冬衣必待
使臣援例強請然後造給上曰冬夏節笠靴衣服并依前例預備○
已卯遣宣慰使兵曹叅判禹承範于瑞興 庚辰御勤政殿見日本國王

所使副官人而羅于廐內曰滄波險阻艱難遠來上介纔入我境纏疾
殞命予甚悼焉而羅對曰小人之情類以盡啓國王書曰貴國密邇於
我舟楫往來通問修好自古而然不止一時比者三數歲以封內事殷
間缺報信非緩也今遣梵齡討釋氏大藏二部異賜俞允禮物佛像水
精珠畫扇甘草胡椒銅大刀槍屏風朱盆玳瑁托子黑漆托子梅花皮
砂魚皮練綃藤石城宗金致書禮曹曰往歲銜命往拜雖慰平日跂望
之志煩貴朝將命不爲不多今我國遣梵齡修好就求釋典令僕幼子
副之仍獻土物回賜正布十五匹○以早放輕繫禁酒○親傳 太祖
忌辰祭香祝○禮曹啓今當農月旱氣太甚請沉虎頭於漢江楊津及
外方有龍處 從之○賜日本國王使送副官人而羅衣笠靴及紬苧
麻布各三匹雜彩花席五張人參五斤餘人賜物有差○辛巳雨○壬
午傳旨戶曹凡農事趁時耘耔雖有旱旱尚亦有秋無識惰農小有旱
氣不急芸苗草盛苗弱以致失農自今如遇旱氣令守令巡行勸課亟
令芸耔○癸未忠清道監司啓道內安富丹月用安等三驛在大路旁
殘弊莫甚請依佐贊分行例令屬察訪道使之阜盛下政府諸曹同議
金曰可 從之○戶曹啓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九日吏曹受教內京外

官換差者及外官相換者相往解由其弊不小自今京外換差者則宜
官與同任官已曾請臺計數者及因舊封不開者勿更開庫知數具由
錄於解由各司官吏等因此教旨仍舊封不開者專不開閉及至交代
之時亦不開視且違用舊畜新之意請自今交代之際勿令仍舊不開
考其入庫年月先用舊穀開閉之期已滿一年則亦並開閉計數交付
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錢穀交付之法依今詳定六典施行毋得仍
舊封傳授從之○義禁府啓權孟慶壓良爲賤律該杖八十身充水軍
前總制曹致前司直安質前驛丞郭璘晉州牧使李季卿等意涉阿曲
杖一百都節制使李澄石給孟慶驛馬二匹杖八十命依所啓但孟慶
贖身充水軍致質外方付處澄石罷職○甲申昌盛得疾遣集賢殿
副提學李宣內醫朴允德賫藥問安○禮曹啓本朝諸寶皆非傳用之
寶宜令銷鎔若啓運神武大上王之寶仁文恭睿上王之寶順德王大
妃之印聖德神功大上王之寶厚德王大妃之印請令尚衣院別藏以
傳永世從之○乙酉命知申事安崇善議于政府六曹曰牛隻本國稀
小之物措辦爲難且於農最切宜奏請蠲免然中朝每言朝鮮事大之
心至誠無二今牛隻措辦雖艱然不係於社稷安危而煩爲奏請恐

生嫌隙處之何如將為半脩進其餘未備者奏請蠲免乎請除其價為半備進何如奉礪柳孟聞崔士儀李澄玉等以為請除其價措辦以進則恐有朝廷之議宜從 帝命為半貿易以進其餘請免鄭招許稠權軫等以為牛隻農家重物切於民生甚大宜奏請且此非海青之類但因遼東奏請而已臣等聞前年已准請至今年乃下勅非 皇帝致慮之事明矣為半貿易以進其餘奏請蠲免必無生嫌崔士康以為今所哀以進其餘待尊息備進事奏請為可孟思誠以為甲申年換牛之後至今年乃有此勅不可不依數 上謂崇善曰大臣等以為牛隻尚進其半具奏未得盡備之由今更見勅書辭旨委曲勢不可已依數備進可也崇善曰臣亦以為義難陳弊宜從勅書○丙戌 上率百官迎勅于慕華館至景福宮行禮如儀勅曰近遼東都司奏屯軍缺牛耕種已勅山東布政司運布絹詣遼東附近王國之處收頓聽候王可令國中人民選堪用耕牛一萬隻赴遼東市內貨賣俱照永樂年間例給與布絹庶幾官民兩便故勅又勅曰今遣太監昌盛尹鳳監丞張定安前來王可於國中量發人馬委的當頭目管領與之一同採捕海青土豹回日令人護送毋致踈失故勅又勅曰近遣內官張童兒等率領官軍四百員

名往白山等處公幹約用食糧四百八十石欲於遼東運去人力艱難
聞王國與白山等處相近茲遣太監昌盛尹鳳監丞張定安賈勅諭王
王可如數差人輸運同昌盛等送至東梁地面交付張童兒等收用如
昌盛等往來東梁地面公幹王可分付守把人等放行故勅又勅曰王
恭事朝廷自永樂至今前後一誠可謂卓然賢王矣肆朝廷待王亦前
後一誠所遣使臣慮其中有小人任情輕率不顧大體妄有需求凡其
所言非勅書所諭者王勿信從前命山東布政司運布絹於邊衛與王
國人民收買耕牛給遼東屯軍今得王奏國中所產不多朕已具悉可
隨見有者送來交易餘即止之但海青飛放所用而產於國中若遣人
來採捕王可應付故諭○上幸太平館設下馬宴○丁亥親傳朔祭香
祝○三使臣使人啓今日兩雨 殿下若行則扈從之臣冒雨露濕雖
不親宴吾等醉飽命議于政府僉曰此非溫斟之例乃禮宴也不可不
親○上幸太平館設翼日宴○六月戊子朔司憲府上疏曰故犯之罪
固所不赦阿曲之行漸不可長權孟慶恃勢忘義良人仇萬冒稱逃奴
陰誘郭隣以良爲賤據奪家財多行不法無所忌憚曹致安質等非不
知仇萬之爲良也依阿勢家之子靡然從欲爲遣驛丞捕獲又當仇萬

世宗實錄卷第三十一
我狀之時猶不推其爲阿曲不公之迹彰彰自現矣澄石旣知給驛
之爲不可而冒稱公事濫借驛馬使孟慶橫行州郡以逞其欲非惟亂
法阿曲之情亦不可掩也此而優容則其於懲惡戒後之義何如伏望
更命攸司將孟慶致質澄石等阿曲故犯之罪按律決杖但政丞已老贖其充
法之弊 上曰孟慶之罪予已不赦今依律決杖但政丞已老贖其充
軍耳致質則終知其非更令分辨不宜加罪澄石之罪尤輕罷職亦足
矣持平鄭箴更啓上曰前日之律甚當勿更言孟慶軫之子也○命
內官金淳賚別膳贈三使臣○傳旨承政院有官守前銜負於吏臣時
各著品帶行其所任○太宗時已曾立法有司不錄于籍因此每當使
臣持臨機取旨然後著持自今前銜人負宜著本品之帶以行所任其令
詳定所同議以聞僉曰宜著本品章服從之○中樞院使曹備衡以疾
辭愾命下吏曹○尹鳳往其弟重富家命內官崔濕賚別膳贈之○已
丑視事○昌盛進紵絲八匹 中宮東宮各七匹 嬪宮六匹 贈孝寧大
君補晉平大君璪安平大君瑤臨瀛大君璆各二匹 尹鳳進紵絲四匹
中宮東宮嬪宮各二匹 張定安進紵絲五匹 中宮東宮各四匹 嬪
宮三匹 贈孝寧晉平安平臨瀛各二匹 ○命內官 祥龍鳳賚別膳贈

三使臣○庚寅視事

上謂左右曰昌盛尹鳳等言吾輩但傳勅書而

已其牛隻為半易送或依數進獻斷在殿下之心其心以謂年前回還時語曰牛隻之事當奏聞蠲除今愧不如心故乃有如是之言贊成許稠啓昌尹之意誠如上教牛隻之事勢難獲已然今年畢送則民受其弊宜於今年先送三四千頭餘待明年為便上曰然判書申商啓農民所用牝牛宜重牝牛為輕牝牛宜備十分之二餘皆用牝牛上曰牝牛有生之理豈無其利牝牛雖重但資其力耳商曰民間牝牛甚多而牝牛鮮少上曰依前日僉議以牝牛四千頭牝牛六千頭為定○上謂知申事安崇善曰州縣御容殿事予欲待苗喜回還更議然更思之誠敬之心分則不專既有穆清濬源二殿於此兩處春秋遣香祝其餘慶州全州平壤奉安影子革之為便令禮曹考古制立法以啓上曰尹鳳到重富家語崔濕曰牛隻事親奏于帝已允適予不在而奏下故未得更奏禮部尚書胡滌言曰朝鮮小國今運糧與捕海青土豹等事亦以煩擾加以牛隻貿易奈何予曰既謂如此胡不奏聞滌曰帝不聽群下之言難於奏請朝臣皆不以帝為是今若數奏牛隻不產之弊必蒙奏准不爾則為半請減亦可也設使滌淺露豈

本國官中教如此言乎必無是理以鳳之言觀之具弊請免似可但
帝待本國甚厚視同一家命除金銀貢又賜世子梁冠加以賞賚便蕃
自甲申年牛隻貿易之後幾至三十年今若陳弊請免恐不順理依數
備進庶幾便益一心以為一二運入送則遼東必以體小而遂之當是時
具奏難辦之意何如其議于黃喜孟思誠等以啟喜等曰 上教至
當臣更何言 上曰諸大臣或言宜請免或言宜減數今若以鳳之言
則恐靡然從之故獨與喜思誠議不及諸臣耳崇善啟老張率來採捕軍
四百名糧料小米六百四十石內并給白米十石已曾傳諭咸吉道監司
臣更思之六百四十石皆供採捕軍之食其白米十石供何人手若供老
張則軍人之糧恐或不贍且北鄙無大米使臣皆知之何必并給白米深
恐每行以大米為例而請之請除大米皆以小米給之 上曰卿言然矣
更給咸吉道監司皆給小米宣慰使之行將并給白米三四石其預知
之 上曰卿嘗言宴慰使臣之際并饋代言樂工女妓不合於禮予考
古禮侍衛之臣亦令饋餉故不革今更思之卿言有理更考古禮以啟
崇善啟近來昇平日久軍令稍弛然兵革之事隱於無形乞自令軍
士違期不至者皆罪之以嚴軍法 上曰然○慶尚左道處置使田

時貴辭引見曰聞卿年高改授此任往勤乃職○宗貞盛遣人獻土宜
回賜正布二十五匹○三使臣詣木覓祈禱○慶尚道黃霧損麥○辛
卯張定安進暗花磁碟○王世子詣大平館宴慰使臣○中樞院副使
金時雨卒致吊致賻○壬辰視事 上曰今日本國王遣人來聘欲遣使
回禮然曾聞日本自相爭國莫適為主遣之乎否兵曹叅議朴瑞生啓
去已酉年奉使日本回還之時聞與姪爭國未定○戶曹啓各司奴婢
之貢請以錢收納 上曰奴婢多而銅錢少督納所無之物不亦難乎
更議以啓 上謂副提學俛循少尹鄭陟曰詳定所提調原廟體制之
議各異予謂構寢於後奉安 太祖 太宗以供朝夕之膳營殿於前
請出兩室神主以祭四時忌日 太祖座北向南 太宗坐東向西何
如 太祖自寢出殿儀仗何以導之 太宗壓尊可無儀仗也且朱子
家禮忌日設一位事林廣記中朝公侯品官祀先九例祖考忌日并祭
祖妣祖妣忌日并祭祖考皆必有所據稽諸古典以聞又謂陟曰前日
中宮受冊後受命婦賀儀貴人在殿東世子嬪在西公主翁主府夫人
在嬪之後詳定所提調謂世子嬪尊同世子位在貴人之上然貴人乃
庶母也嬪當在西初以為然予更思之公主翁主於世子嬪有尊長又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則大君府夫人在公主翁主族長之上甚爲未便
唐禮何如陟啓開元禮皇后受冊儀命婦先賀次外命婦入賀大長公
主以下在道東大夫人以下在道西皇后於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而於皇后受冊則無皇太子妃賀位臣竊以爲皇后初受冊矣安有皇
太子及妃乎今儀注依唐例正至賀儀 中宮受內外命婦賀訖世子
嬪入賀則似合古禮 上曰爾言合於予意更議于詳定提調以聞○
命議于大臣曰叅判高若海曾爲江原道監司推高城郡宰崔值之罪
未得詳盡今更推值而若海以謝恩副使赴京無乃不可乎右議政權
軫等以爲如有所失雖已發程亦可拘留况今未發宜改之遂以漢城
府尹李中至代之○命內官崔濕贈別膳于三使臣○戶曹啓京畿各
官稅米豆收納之時監考色吏各寓私處托稱三價濫收米豆請論罪
還徵自今除監考色吏令差使自詣所納各司近處親監令納者自量
納倉隨即放還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監司分各官納
稅多少量定日限預曉各官具錄所納人名及米豆之數及限上送以
爲恒式下政府諸曹同議判書趙啟生以爲田稅米豆雖定限收納若
至限日納倉則先至者有留連之弊贊成許稠以爲京畿無恒產之民

若因事故或先或後收納不齊則此法徒立而不能遵守必復改之矣
曩因陳言使守令親監納之久留未納其弊尤甚故復使鄉吏監考收
納若於四十二州只定差使一員考察竊恐前日留連之弊復作矣宜
從前例命留之○癸巳受朝參○命內官贈別膳子三使臣○咸吉道
都巡察使鄭欽之啓石幕上院平近北之地乃阿木河東良北賊人出
來要害之路且廣闊平夷四無臨壓之處今定城基周回二千三百二
十尺但東北水路稍高而城基卑下水灾可畏也慶源鏡城之地若以
路東路西分屬則海邊之地皆屬慶源而魚鹽之利不及於鏡城矣若
以雲加衛大川爲界則鏡城郡既擇防禦最緊之處移設而以明管強
勇有實士兵割屬他邑未便宜自龍城魚游澗至路西夫里下則屬於
鏡城鏡城地下魚遊澗吾里洞吾村場平古之津等處則屬於慶源其
明管等處則以獐項黃節伐等處人民入居阜盛爲期仍舊屬鏡城且自
龍城至時設慶源及至石幕道路遠近如一北青正軍五百九名端川
正軍三百二十名吉州正軍五百七名共一千三百二十六名內吉州
一百名則定爲隨營軍令都節使赴防龍城時率行其餘千二百三
十六名及三邑加現人丁三千八百五名六丁爲一戶五十名爲一牌

分爲三十六牌防禦最緊四月五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則兩處各二牌
不緊正月二月三月六月七月十二月則兩處各一牌赴防如此則勞
逸平均而防禦有實矣且鏡城則其軍人當防禦緊時則合番不緊則
上下番慶源則不論緊慢常時合番故不願生業至爲艱苦鏡城則宜
以正軍二百九十九名及加現人丁一千四百六十一名六丁爲一戶
二百四十二戶共五百四十二名分爲十一牌防禦緊時則六牌不緊
時則五牌立番慶源則以正軍三百二十九名六丁爲一戶五十五戶
共三百五十六名分爲七牌每朔六牌立番一牌下番休息又自時設
慶源及今定石幕城基以北及南至龍城路邊宜設烟臺十七所使其
烟火相望砲聲相聞每一所定火桶肆習人一名軍人三名看守并置
信砲二三大發火四五柄白大旗等物如有賊變晝烟夜火又放信砲
發火期以相應而止或以白旗懸之長竿隨宜報變監司及都節制使
不時糾摘一咸興以南定平預原永興高原文川龍津宜川安邊等各
官翼屬正軍總二千二百七十八名以五十名爲一牌共四十五牌當
防禦緊要時則每一朔二牌都節制使率到龍城待變不緊時則每一
朔一牌赴防于慶源慶源軍人則一牌輪次番休下兵曹○甲午尹鳳

往高陽觀前歲所賜土田命內官崔濕賚酒肉往慰之○吏曹啓齋郎
元額三百除預差六十人外每二十人給一遞兒去官今加設五十人
請除預差十人每二十人給一遞兒去官 從之○傳旨禮曹前此
三品以下各品及軍官軍民等因公殞命者但行致賻不加吊恤自今
令所在官致祭其祭品詳定以啓○進獻色啓今朝廷易換牛隻請今
時散各品及受田無受田人以至經師巫女富居人工商科等收納
從之○乙未命知申事安崇善邀三使臣至 上迎入慶會樓設溫
斟宴○生負尹太山之子巖尚慎寧宮主女○三使臣求絕床雙六
竹扇等物命給之○丙申以尹巖爲坡平君盧閑爲議政府贊成
事安純判中院樞事許稠吏曹判書崔潤德判中樞院事李澄
中樞院使吳陞判漢城府事○集賢殿新撰三綱行實以進序
曰天下之達道五而三綱居其首實經綸之大法而萬化之本源也
若稽諸古帝舜慎徽五典成湯肇修人紀周家重民五教而賓興三
物帝王爲治之先務可知也已宣德辛亥夏我 主上殿下命近臣
若曰三代之治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世教化陵夷百姓不親君臣父子夫
婦之大倫率皆昧於所性而常失於薄間有卓行高節不爲習俗所移

而聳人觀聽者亦多予欲使其特異者作為圖讚頒諸中外庶幾愚婦
愚夫皆得易以觀感而興起則亦化民成俗之一道也乃命集賢殿副提
學臣倪循掌編摩之事於是自中國以至我東方古今書傳所載靡不
蒐閱得孝子忠臣烈女之卓然可述者各百有十人圖形於前紀實於
後而并系以詩孝子則謹錄太宗文皇帝所賜孝順事實之詩兼取臣高
祖臣溥所撰孝行錄中名儒李齊賢之贊其餘則令輔臣分撰忠臣烈女
之詩亦令文臣分製編訖賜名三綱行實圖今鑄字所製梓求傳爰命臣
採序其卷端臣採竊惟君親夫婦之倫忠孝節義之道是乃降衷秉彝人
人所同窮天地之始而俱生和天地之終而罔墜不以堯舜之仁而有餘不
以桀紂之暴而不足然先王之特五典克從民用和睦而比屋可封三代以
後治日常少而亂賊之徒接跡於世者良由君上導養之如何耳今我主上
殿下以神聖之資盡君師之道功成治定萬目畢張而以扶植綱常維持世
道為本凡有關於名教者無不講究商確著為彝典所以化民於躬行心得
之餘者既極其至猶慮興起之方有所未盡乃為此書廣布民間使無賢
愚貴賤孩童婦女皆有以樂觀而習聞披玩其圖以想形容諷詠其
詩以體情性莫不歆羨嘆慕勸勉激勵以感發其同然之善心而盡其

職分之當爲矣。蓋與帝王敦典敦教之義同一揆。而條理有加。密焉由是。民風丕變。治道益隆。家盡孝順之子。國皆忠盡之臣。南陵白華之什。漢廣汝墳之詩。將繼作於委巷之間。王化之美。當無讓於二南。而王業之固實。永傳於萬世。後之君子。益體宸衷。服膺敬守。於無窮。豈不韙歟。箋曰。人倫之道。固無出於三綱。天性之真實。有同於萬世。宜集前人之行。實以爲今日之規模。竊觀作之君。作之父。作之夫。則本乎天。爲之臣。爲之子。爲之妻。則原於地。惟天經地義之定理。無古往今來之或殊。百世可知。仰宣尼之示訓。蒸氏有則。思吉甫之作詩。孝爲百行之源。仁是五常之首。慈祥惻怛。根於秉彝之良。能愛敬順承。由乎至情之不已。豈惟在家而盡道。亦可許國而移忠。義莫大於事君。忠必期於委質。在平時而陳力就列。猶可行焉。居亂世而捨命持危。是難能也。歷觀古人之說。莫如王蠋之言。人無信則事無成。女必貞而行必篤。父母不能奪其志。昭然大日之照臨。刀鋸安敢摧其心。凜乎冰霜之皎潔。在丈夫而未易爲。列婦者頗多。乃何世道漸微。人心稍薄。綱常幾乎淪斃。習俗靡然崩頽。子或悖逆於家。臣或姦諛於國。罕見江沱汝漢之美。或有桑濮鄭衛之風。然而天理未有泯滅之時。人情豈無感悟之日。恭惟德敦仁厚。學就

續熙燕翼貽謀績丕基於列聖勵精圖治敷文教於四方尚慮風俗之汚渙起宸衷之斷命臣循稽諸歷代及乎本朝上自帝王后妃下至公卿民庶屬三綱而可述謹類聚而成編令文士著贊詩善摹馮其義烈俾畫工成圖像真髣髴其形容將欲頒於國都而遂及於閭巷凡諸寓目孰不竦心庶見感激而薰陶終臻鼓舞而於變揭民彝扶世教幸親覩於明時遵王道致時雍期可傳於永世○上謂左代言金宗瑞曰卿知崔閔德乎對曰爲人雖無學問之力操心正直亦無顯然之失武材則特異上曰直實無僞謹慎奉職是以太宗器之試用於政府前朝及國初或以武臣爲相豈皆過於閔德者乎雖爲首相亦可但多言而不切河崙爲相斷決庶務趙英武無所可否於其間若得一相則國事可無虞矣○戊戌受朝參視事上謂判書鄭欽之曰今聞慶源居民甚貧一日一食卿已視之何如欽之對曰去歲失農果如是也上曰地瘠故歟欽之曰地本瘠薄加以失農春碎皮穀一日一食耳上甚憐之色變上謂左右曰贈使臣頭目以衣服卿等嘗曰帝勅禁人情何不從命乎予意以爲勅禁之命雖曰可從前年之勅給採捕軍衣鞋因此而贈何害且以古今之事論之古者中朝待我甚薄今

則帝加賜表裡以至僕隸待之之厚如此而我之待王人但以勅禁而略無贈遺無乃大薄乎若家財之類不可贈遺順時寒暑贈以衣服何妨况主之於賓固有相贈之義今使臣淹留過冬豈可愀然而不贈暖衣乎予心以謂使臣則仍舊贈之頭目稍減與之可也許稠啓臣等前日之議以前此使臣多不願屨恥終行求請以有限之物而應之其弊不貲故冀從勅諭勿贈耳今聞上教甚當古人相見必有執贄賓主之間贈物表誠禮焉然也○上謂代言等曰今待日本國王使人之禮意以爲薄也初客使欲留京都大臣議謂使臣適至若知交通日本必聞于中朝宜移處廣州予乃從之彼必謂我國薄待予心未安昔朴訾朴信等獻議太宗曰交通日本不可使聞於中朝其被虜日本唐人逃至我國不可刷還中朝河崙以爲慕義而來者不拒而待之雖中朝聞之何害近者唐人張清被虜日本隨我回禮使而來欲遣還中朝大臣之議頗有不同卞季良獨以爲交通日本中朝聞之無害於義予從其議遣還今來日本使客雖留東平館可也而因大臣之議移處廣州接待之禮無乃薄乎禮曹判書以居其職允待使客之禮悉知之矣旣往則固無所失但待此客意其薄也安崇善啓張清遣還之後被虜唐

人連續解送何至今日而諱乎宜令禮曹郎廳親往廣州待之 上曰
卿與諸相議之待之極厚可也凡事付之有司而莫肯奉行故於事大
之事予必親之○司憲府啓井浦萬戶都大平賣魚物得絲布二十餘
匹匿不以報又濫用絲布四匹又多行贈遺又以妓妾及女留置任所
其籍公營私荒淫無節貪汚亂政莫甚於此律該杖一百免刺設各衛
充軍以功臣之子命只收職牒外方付處○己亥遣宣慰使藝文直提
學裴桓于廣州宴慰日本國王使人○庚子裴桓回啓副管人修書請
改差館伴李孟常即議于政府及許稠申商等僉曰監護之任誠以待
之以示厚意嚴以守法使不至冒濫今孟常徒固執法見忌於客雖無
所失宜即改差乃以繕工監正安玖代之○辛丑視事 上曰詳看六
典瑣瑣條件多有錯誤卿等更看亟令印頒左議政孟思誠對曰 上
教誠然○上曰自古帝王揖讓而得天下則先奏文舞征伐而得天下
則先奏武舞今於 太祖奏武舞 太宗奏文舞可也 太祖應運開
國 太宗繼志述事禮樂文物粲然大備予則但承 祖宗之業持守盈
成補不足而已○上御思政殿引見鄭陟曰予見爾等所抄古制陟啓
古禮藏神主於廟藏衣冠於寢未見藏主於寢之文 上曰朱子家禮

截主於詞堂遇時祭則奉出正寢朱子制禮豈無所據乎予依朱子家禮爲定今但營寢三間以奉 太祖 太宗何如畢構五間何如且於

前殿

太祖 太宗兩室依

宗廟以西爲上何如依家禮奉主出就

正寢以西爲上除龕室何如忌日祭依朱子家禮只設一位亦可其今詳定提調會議以聞○命尹重富密語尹鳳曰今聞大人欲以段子換蓋瓦綉子換人參碌砂換綿布是皆不難若人參綿布貿易之言及於他使臣則無乃不可乎參由縣布本國所有何必相換遂以人參五十斤縣布一百匹密贈之○兵曹啓今以玉浦都萬戶移差入而浦便否議于政府諸曹僉曰玉浦都萬戶則仍舊於乃而浦別遣秩高萬戶從之○刑曹啓自今殺人強盜咀呪奸事守禦邊境逃奴婢現捉付官他人奴婢據執一應侵損於人關係風俗等事雖當務停並令聽理從之○刑曹啓私奴朴莫同三犯竊盜律該處絞從之○分賜扛軸于異姓諸君府議政府敦寧府六曹漢城府司憲府宗簿寺○兵曹啓石幕上平造築石城稱爲寧北鎮差遣節制使以在前鏡城正軍守城軍及龍城留防軍定屬鎮屬奴婢則以慶源鏡城住公處奴婢定屬不足則換私處奴婢以屬分番立役鏡城郡陞爲都護府置判官以寧北

鎮節制使燕差都護府使判官則仍在古鏡城專治民事制節使燕管
其事有無相資又築石城於龍城每於春秋令都節制使率軍赴防以
為聲援 從之○壬寅京畿監司啓道內察訪等只滿一期而遞故各
站布置之方未及設施有乖設立之意請以京職時行者差遣期以三
年考績叙用以為勸懲下吏曹○全羅道監司進青琅玕十二枚○癸
卯月食○昌城求馬裝命給之○詳定所啓史草遺失者徵銀禁錮之法
未知起於何代以今觀之恐不可變仍舊何如 上曰禁錮之法大重
其下政府更議黃喜孟思誠權軫等以為當身及子孫遺失者除禁
錮徵銀二十兩已身不叙 上曰令春秋館立法以啓○甲辰京畿監
司啓前此建都留後司時青郊驛騎日隸兵曹行李不得遞馬故乃設
招賢驛移都之後青郊依他適馬而招賢猶在常時修葺及支持使
臣其弊尤甚請革招賢其元屬各驛吏並還本驛以紓各官無名之弊以
除驛吏入居之勞下兵曹與議政府諸曹同議黃喜等以為元屬驛吏
及奴婢等分屬於迎曙東坡馬山碧蹄等四驛右四驛入居下道驛吏
量宜放送從之○乙巳命議于議政府六曹曰今小斤召史奸其義
子卞得斐而有身天地所不容罪在不赦然律文曰非奸所捕獲指奸

者勿論明有身孕則只坐本婦小斤召史奸狀雖著然非奸所捕獲則只坐其婦而已若奸夫則依律文宜不受理然有二疑若兩班正妻失行則豈忍以非奸所而不聽理哉如不遵律文推劾之則又有其弊大抵常人之青愛親尤篤雖遠親待之無內外且服其喪儻有讎嫌者告曰某也奸某從而加刑則有違律文處之何如申商等以為律雖如此然此關係綱常不可不罪而況此婦不下一杖一一輸情非誣服也宜加重刑以徵薄俗又議曰今張使臣言曾因勅書造給衣鞋于頭目今雖無勅書頭目臂鷹之苦尤甚請賜衣鞋且聞本國賫進獻鷹者亦許衣服乞依此例造給今若造給則獨給張使臣頭目乎並給三使臣頭目乎安純許稠等以為頭目依庚戌年例只給襦衣一使臣依辛亥年例贈衣一襲及毛衣一從之又議曰昌盛言將往全羅道若更說則何以答之益思誠等以為令館伴告曰全羅道本不產鷹雖往無益為便從之○丙午左副代言宋仁山歿賜米豆并三十石紙一百卷棺槨松脂石灰等物又命禮曹致祭○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申商復議小斤召史之事僉曰議下義禁府鞠其言端出處非奸所捕獲然後乃放從之又議曰乳母洪仁富之妻自昔至今常請其子從良然予重賤者為良之

法追今不聽所生五人三女曾嫁良夫從良之路閉矣二男則無從良之路如從其願將贖身為良乎免贖為良乎喜思誠軫稠等以為宜論乳母之功免贖為良又議曰中宮乳母之子皆嫁賤人無從良之路其一女明月自少至長常入宮中奉使其母欲良此女何如喜等曰從良為便從之○戊申以早宥徒罪以下○昌盛邀僧十二人設佛事于館命內官金淳賚絛布三十匹麻布十匹贈之○已酉右議政權軫以老病辭職不允○命放付處都大平○判鏡城郡事池有容上言慶源則賊路要害之地令端川以北附近有實軍馬及下番甲士赴防古鏡城則退設不緊處雖安邊以北不實之兵可使禦敵今者深入要害之處置鎮防禦請下番甲士則分番留防軍則和會遐近赴防且有緊急聲息營無驛馬及期飛報為難請依他道營例常置駟騎又鏡城貢物之納于各司者計年蠲除下兵曹磨勘以關兵曹啓留防軍則以北青以北軍馬於寧北鎮及慶源府每一朔一兩名輪次赴防隨營諸事依下三道都節制使例為之貢物減除則令戶曹磨勘施行從之○義禁府啓今鞠小斤召史及隣人管領等事迹不明且律文內非奸所捕獲及指奸者勿論奸婦有孕罪坐本婦况今六月二十一日徒罪以下並皆原之請放遣小斤召史從之○庚戌兩賜提學鄭麟

趾馬一匹以禱雨得雨也○張童兒到阿木河命兵曹參議權復賚酒
泉往慰復詣太平館辭于昌盛盛曰入境則使人可也境外則不可○
命放付處申浩曹致李穰安質等○雲峯長水鎮安龍潭等縣蝗○吉
州大雨溺死者十三人山頽壓死者十人家舍漂流者七戶○辛亥雨
命司宰判事許侗行蜥蜴祈雨祭○永興府猪島大雨山頽壓死者九人
○壬子大雨○咸吉道都節制使成達生上箋辭職○賜許侗馬一匹童
子八十人米各二石以禱雨得雨也○召三議政及許稠安純申商鄭
招等議曰崔值嘗守高城濫用州倉米穀詐云庫直偷用嚴刑取招報
監司監司高若海令江陵判官崔安善歛谷縣監延庇推劾安善等取
招亦與值同因此獄死者二人若海巡至高城親劾之亦不辨曲直一
如安善之劾移牒刑曹刑曹疑事迹不順令更劾之若海滿期見逆皇
甫仁代之予以春等講武至平康仁來迎于境仍言曰請遣朝官劾之
予曰姑即明劾以聞反而思之昔平壤府庫直濫刑之事可以鑑矣遣
司宰監正趙克寬刑曹正郎金連枝往劾之前等所劾皆僞也若海安
善庇等之罪何以終之前日以旱原徒以下之罪若海等但罷職可乎
黃喜等曰法者不可輕改今既赦徒罪若海等罪不過徒流何可失信

而加罪乎且若海等初非有心而爲之乃不明所致宜只罷職從之
上曰值盜物入已行賄權門值之罪固不可赦受賂者予皆赦之值
言以文魚二尾贈大司憲申槩槩云不受此即疑事也若常負則宜勿
舉論槩居風憲之官而有如此事於物論何遷官乎仍舊手鄭招申商
等以謂雖無明跡槩在糾察之任恐人以此藉口爲言遷官似可安純
許稠權軫孟思誠等以爲權勢之人則一門僕隸皆稱勢家之奴或濫
受贈物私自用之如是者涓涓槩非庸人也豈陰受其贈而陽言不受
乎若無實而遷官則過重宜改下從思誠等議上曰今使臣張童兒
到白頭山欲遣權復賚宣醞往慰之昌盛曰何煩使人於境外昔金聲
到阿木河遣人慰之今不如是則童兒聞之無乃生嫌乎且在此三使
臣皆贈表裏若童兒何以爲之喜等以爲判事任孝信將領軍糧交付
可兼賚宣醞往慰之表裡則待三使臣會見童兒于阿木河之時遣人
贈之從之上曰咸吉道都節制使成達生啓有崔仲生韓玉者每稱
派連宗室謀避軍役仲生等親屬竭矣如此不禁則効而蜂起者將不
勝計請論罪充軍何以處之喜等曰袒免以上親及特命復戶外餘皆
充軍爲便上曰太宗雖至遠之親皆可矜恤太宗時復戶外者宜

皆復戶 上曰總制尹重富近欲納壻爲鳳賜以鞍馬何如他使臣若
聞則無乃以爲獨厚於鳳乎喜等曰重富我朝之臣賜重富非贈鳳也
何謂獨厚於鳳乎 從之○鏡城郡大雨溺死者十人山頽壓死者八
十四人○甲寅視事右司諫琴柔啓永興府使柳承淵率妾赴任既已
蒙赦其妾不可在衙宜速黜之上謂大臣等曰予意以爲無室家者不
可獨居六年似無害也卿等以爲何如權軫許稠等對曰不可率妾赴
任也柔又啓若不禁則弊自此生 上曰卿等更議以啓柔復上疏曰
夫守令者一邑之長民所矜式家道正然後可以治民高麗之時穉守
令爲外所司其妻必待三司合牒然後同赴食祿至于我朝守令不得
率妾雖正妻有瘵咎者尚不得同赴以至辨明嫡庶指此爲證大抵爲
妾之徒苟利主翁一時之愛妬寵怙勢允所利已無不爲之苟不立法
以止之則饋餉紡績之需干謁賄賂之行乘間抵隙縱欲無已庸劣守
令無足論焉其有剛腸而能不爲所惑者幾希後來之弊不可杜宜即
黜遣以正風俗從之○杖金士信一百流三千里刺字蓋士信嘗守閭
延盜官物入己者二十餘貫與人贓十餘貫○戶曹啓鏡城郡以今壬
子年田稅悉紙干寧比鎮請來癸丑年以後田租半入本郡半輸寧比

鎮從之○兵曹落卒判府事李和英於依式奉足三十戶外隱占一百二十三戶和英歿後妻童氏猶領上項人戶每春秋送人浸漁雖欲從仕禁不得行請有才能者侍衛丁京餘皆赴防于慶源下政府諸曹同議禹承範崔士儀李澄玉申樞崔士康鄭欽之趙啓生盧閑權軫等以爲悉刷隱占人戶差定軍役其三十戶則童以寡婦傳使國民未便並令推刷定軍其他向化人等數外濫占人戶亦令推刷定軍黃喜以爲雖前給三十戶寡婦仍傳役使未便宜從他例分給和英子等如有餘戶屬軍安純許稠申商成抑李孟昉孟思誠等以爲定給三十戶仍舊餘戶依所啓施行 命曾給三十戶內仍給童氏十戶餘二十戶及漏戶隱丁並定軍役○丙辰百戶崔真叢向咸吉道詣關辭遂進紵絲五匹回賜細麻布二十三匹○濟生院提調上言昔神農氏播百穀以代民食嘗百草以有醫藥後世聖帝明王莫不以務農養民醫藥濟生爲重焉吾東方自前朝設典醫監惠民局各有僚屬專掌醫藥然人不稱任惠不及民名實相殊開國之初崇重醫學增置負額施藥非一所治病非一手歲在丁丑 太祖太王以天地之心好生之德別立濟生院乃以仁濟徒爲名親押其文納米布爲寶存本取利以爲買藥之

資屬奴婢若干足任使喚又爲採藥之人且令諸道州郡所產藥材採取以納蓄積既多故凡有求者不待價而與之頃者獻議革弊之時獨有本院藥材上納之數太半減削臣等竊念外方各官皆有醫院有生徒焉有採藥人焉趁時採藥固無難焉且本國藥材無乎不在與其虛棄於山林孰若採取救人之爲愈也乞令攸司將本院原定貢案施行下禮曹磨勘禮曹啓請因本院元貢分其緊慢移文戶曹加定從之戶曹啓今考各道所納貢物京畿則比他道雜貢頗多平安咸吉道則近因支持使臣事尤煩劇其餘各道則濟生院典醫監惠民局藥材及各司所納貢物甚多加定藥材未便請上項各道所納藥材勿以貢物施行以進上所餘及各官醫院所蓄每年依式上納從之

世宗皇帝大正實錄卷第五十六

世宗皇帝二十二年夏各省督撫請將天下各處

各處所屬有餘地者悉行開墾其未墾者亦宜開墾

以資墾闢其墾地之數亦宜隨時查報以憑核辦

其墾地之稅亦宜從輕從簡以資墾闢其墾地之

稅亦宜從輕從簡以資墾闢其墾地之稅亦宜從輕

從簡以資墾闢其墾地之稅亦宜從輕從簡以資墾

闢其墾地之稅亦宜從輕從簡以資墾闢其墾地之

稅亦宜從輕從簡以資墾闢其墾地之稅亦宜從輕

從簡以資墾闢其墾地之稅亦宜從輕從簡以資墾

闢其墾地之稅亦宜從輕從簡以資墾闢其墾地之

(B)
732.55
4724
[v.4]
no.17
0163675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17